

唐書



賈社令狐列傳第九十一

唐書一百六十六

宋

祁

奉

勅

撰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天寶中舉明經補臨清尉上書  
論事徙太平河東節度使王忠禮署爲度支判官累進汾  
州刺史治凡七年政有異績召授鴻臚卿兼左右威遠營  
使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梁崇義反東道耽進屯穀城取  
均州建中三年徙東道德宗在梁耽使司馬樊澤奏事澤  
還耽大置酒會諸將俄有急詔至以澤代耽召爲工部尚  
書耽納詔于懷飲如故旣罷召澤曰詔以公見代吾且治  
行敕將吏謁澤大將張獻甫曰天子播越而行軍以公命



問行在乃規旄鉞利公土地可謂事人不忠矣軍中不平請爲公殺之耽曰是何謂邪朝廷有命卽爲帥矣吾今趨覲得以君俱乃行軍中遂安俄爲東都留守故事居守不出城以耽善射優詔許獵近郊遷義成節度使淄青李納雖削僞號而陰蓄姦謀冀有以逞其兵數于自行營還道出滑或謂館于外耽曰與我隣道奈何疑之使暴于野命館城中宴廡下納士皆心服耽每畋從數百騎往往入納境納大喜然畏其德不敢謀貞元九年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封魏國公常以方鎮帥缺當自天子命之若謀之軍中則下有背向人固不安帝然之不用也

於是立進檢校司空左僕射時王叔文等于政耽病之屢疏辭乞骸骨不許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曰元靖耽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理四方之人與使夷狄者見之必從詢索風俗故天下地土區產山川夷岫必究知之方吐蕃盛疆盜有隴西異時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耽乃繪布隴右山南九州且載河所經受爲圖又以洮湟甘涼屯鎮雜籍道里廣狹山險水原爲別錄六篇河西戎之錄四篇上之詔賜幣馬珍器又圖海內華夷廣三丈從三丈三尺以寸爲百里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其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以朱刊落疏舛多



所釐正帝善之賜予加等或指國問其邦人咸得其真又著貞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隸十道在景雲爲按察開元爲採訪廢置升降備焉至陰陽雜數罔不通其器倏然蓋長者也不喜臧否人物爲相十三年雖安危大事亡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長每歸第對賓客無少倦家人近習不見其喜愠世謂淳德有常者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望重然諾所交游皆一時俊傑爲安陵令都督宋慶禮表其異政坐小累去官開元中交河公主嫁突騎施詔希望爲和親判官信安郡王漪表署靈州別駕關內道支度判官自代州都督召還京師

對邊事玄宗才之屬吐蕃攻勃律勃律乞歸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節度故拜希望鄯州都督知留後馳傳度隴破烏莽衆斬千餘級進拔新城振旅而還擢鴻臚卿於是置鎮西軍希望引師部分塞下吐蕃懼遺書求和希望報曰受和非臣下所得專虜悉衆爭壇泉希望大小戰數十俘其大酋至莫門焚積蓄卒城而還授二子官時軍屢興府庫虛寡希望居數歲芻粟金帛豐餘宦者牛仙童行邊或勸希望結其驩答曰以貨藩身吾不忍仙童還奏希望不職下遷恒州刺史徙西河而仙童受諸將金事泄抵死昇金者皆得罪希望愛重文學門下所引如崔顥等皆名重



當時佑以蔭補濟南參軍事刺縣丞嘗過潤州刺史韋元甫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宅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訊佑佑為辨處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司法參軍府徙浙西淮南皆表置幕府入為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再遷容管經略使楊炎輔政歷金部郎中為水陸轉運使改度支兼和糴使於是軍興餽漕佑得剴決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建中初河朔兵革戰民困賦無所出佑以為救敝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漢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時并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內官六

百員設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困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切也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為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為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為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



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  
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既無  
闕員則置員外官二千人自是以爲常當開元天寶中四  
方無虞編戶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爲憂今  
黎苗凋瘵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纔得三百  
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  
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尚有跋扈不廷一省  
官吏被罷者皆往託焉此常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薦  
用不才者何患其亡又况顧姻戚家產哉建武時公孫述  
隗囂未滅太和正始太元時吳蜀鼎立開皇時陳尚割據

皆羅取俊又猶不慮失人以資敵今田悅輩繁刑暴賦惟  
軍是卹遇士人如奴固無范睢業秦賈季彊狄之患若以  
習久不可以遽改且應權省別駕參軍司馬州縣額內官  
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狀舉者當坐不  
爲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置柱國當時宿德盛  
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多國家以爲勲級纔  
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  
太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則變何必因循憚改作邪  
議入不肖盧杞當國惡之出爲蘇州刺史前刺史毋喪解  
佑毋在辭不行改饒州俄遷嶺南節度使佑爲開大衢疏



析廛閉以息火災朱厓黎氏三世保險不賓佑討平之召拜尚書右丞俄出爲淮南節度使以母喪解詔不許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軍亂立其子愔請于朝帝不許乃詔佑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徐泗討定之佑具舨艦遣屬將孟準度淮擊徐不克引還佑於出師應變非所長因固境不敢進乃詔授愔徐州節度使析濠泗二州隸淮南初佑決雷陂以廣灌溉斥海瀕棄地爲田積米至五十萬斛列營三十區士馬整飭四鄰畏之然寬假僚佐故南宮傅李亞鄭元均至爭權亂政帝爲佑斥去之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詔攝冢

宰進檢校司徒兼度支鹽鐵使於是王叔文爲副佑旣以宰相不親事叔文遂專權後叔文以母喪還第佑有所按決郎中陳諫請須叔文佑曰使不可專邪乃出諫爲河中少尹叔文欲擢東宮冀佑爲助佑不應乃謀逐之未決而敗佑更薦李巽以自副憲宗在諒闇復攝冢宰盡讓度支鹽鐵於巽始度支嗇用度多署吏權攝百司繁而不綱佑以營繕還將作木炭歸司農凍染還少府職務簡修明年拜司徒封岐國公党項陰導吐蕃爲亂諸將邀功請討之佑以爲無良邊臣有爲而叛卽上疏曰昔周宣中興獫狁爲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恃兵



力北拒匈奴西逐諸羌結怨階亂實生謫戍蓋聖王之治天下惟欲綏靜生人西至于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存聲教豈疲內而事外邪昔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振西域宣帝議加爵土蕭望之獨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奉使者爲國家生事夷狄比突厥默啜寇害中國開元初郝靈佺捕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璟慮邊臣由此邀功但授郎將而已繇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國遂安此成敗鑒戒之不遠也党項小蕃與中國雜處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歛求繇役遂致叛亡與北狄西戎相誘盜邊傳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爲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略也今戎醜方彊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使之完輯禁絕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其姦謀何必亟興師役坐取勞費哉帝嘉納之歲餘乞致仕不聽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後數年固乞骸骨帝不得已許之仍拜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俾朝朔望遣中人錫予備厚元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册贈太傅諡曰安簡佑資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是劉秩摭百家俾周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佑以爲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爲二百



篇自號通典奏之優詔嘉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爲人平易遜順與物不違忤人皆愛重之方漢胡廣然練達文采不及也朱坡樊川頗治亭觀林苑鑿山股泉與賓客置酒爲樂子弟皆奉朝請貴盛爲一時冠天性精於吏職爲治不曠察數幹計賦相民利病而上下之議者稱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爲夫人有所蔽云

子式方字考元以蔭授揚州參軍事再遷太常寺主簿考定音律卿高郢稱之佑旣相出爲昭應令遷太僕卿子棕尚公主式方以右戚輒病不視事穆宗立授桂管觀察使弟從郁痼疾躬爲營方藥羞膳及死暮而泣世稱其篤行

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爲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

之略也今戎醜方彊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使之完輯

禁絕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其

姦謀何必亟興師役生取勞費哉帝嘉納之歲餘乞致仕

不聽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天子尊禮

之官而不名後數年固乞骸骨帝不得已許之仍拜光祿

大夫守太保致仕俾朝朔望遣中人錫予備厚元和七年

卒年七十八冊贈太傅謚曰安簡佑資嗜學雖貴猶夜分

讀書先是劉秩撫百家俾周六官法爲政典二十五篇房

瑄稱才過劉向佑以爲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爲二百



篇自號通典奏之優詔嘉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爲人平易遜順與物不違忤人皆愛重之方漢胡廣然練達文采不及也朱坡樊川頗治亭觀林苑鑿山股泉與賓客置酒爲樂子弟皆奉朝請貴盛爲一時冠天性精於吏職爲治不敏察數幹計賦相民利病而上下之議者稱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爲夫人有所蔽云

子式方字考元以陰授揚州參軍事再遷太常寺主簿考定音律卿高郢稱之佑既相出爲昭應令遷太僕卿子棕尚公主式方以右戚輒病不視事穆宗立授桂管觀察使弟從郁痼疾躬爲營方藥羞膳及死替而泣世稱其篤行

六

下侍郎同平章事始宣宗世夔王以下五王處大明宮內院而鄆王居十六宅帝大漸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等以遺詔立夔王而左軍中尉王宗實等入殿中以爲歸長等矯詔乃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棕它宰相畢誠杜審權蔣仲不敢進乃授棕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諭棕劾大臣名不在者抵罪棕遽封授使者復命謂慶曰上踐祚未久君等秉權以愛憎殺大臣公屬禍無日矣慶色沮去帝怒亦釋大臣遂安未幾冊拜司空封邠國公以檢校司徒爲鳳翔荆南節度使加兼太傅會黔南觀察使秦匡謀討蠻兵敗奔于棕棕囚之劾不能

伏節有詔斬之。惊不意其死，駭愕得疾。卒年八十，贈太師。葬日，詔宰相百官臨奠。惊於大議論，往往有所合。然才不周用，雖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之素風衰焉。故時號秃角犀子。裔休懿，宗時歷翰林學士、給事中、坐事貶端州司馬。○弟孺，休字休之，累擢給事中。大順初，錢鏐遣弟鉞率兵擊徐約於蘇州，破之。以海昌都將沈粲行刺史事，而昭宗更命孺，休爲之以粲爲制置指揮使。鏐不悅，密遣粲害焉。始孺休見攻也，曰：勿殺我，當與爾金。粲曰：殺爾金焉。往與兄述休同死。惊弟悖，悖咸通中爲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處士辛黨自廣陵



御史移疾分司東都以弟顓病葉官復爲宣州團練判官  
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  
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  
失山泉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  
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其辭曰生人常  
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  
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  
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故其人沈鷺多材力重許可  
能辛苦魏晉以下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  
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產健馬

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冀州以其恃疆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疆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聖人因以爲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備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英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度河以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爲王。霸者不得不爲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脩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以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瀕回轉。顛倒橫邪。未常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日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穴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能適。唯山東不



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怙泰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柰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用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

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闔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旣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睥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下兵誅蔡誅



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  
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  
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  
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疆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  
魏爲中策、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  
粟多、敵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  
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所  
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  
無以爲非者。至有圍急、食盡、啖屍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  
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凡三收趙、食盡且下、郗士美敗

趙復振、杜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  
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累遷左補闕、史館修撰、改膳  
部員外郎、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會昌中黠戛斯破回鶻  
回鶻種落潰入漠南、牧說德裕不如遂取之、以爲兩漢伐  
虜常以秋冬、當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免乳、與之相校、故敗  
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  
舉無類矣。德裕善之、會劉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復移  
書於德裕、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開疆百里、用萬人爲壘、空  
其口深壁、勿與戰、成德軍世與昭義爲敵、王元逵思一雪  
以自奮、然不能長驅徑擣上黨、其必取者在西面。今若以



忠武武寧兩軍益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覆賊巢昭義之食盡仰山東常日節度使率留食邢州山西兵單少可乘虛襲取故兵聞拙速未嗜巧之久也俄而澤潞平畧如牧策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爲司勳員外郎常兼史職改吏部復乞爲湖州刺史踰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少與李甘李中敏朱邴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時無右援者從兄宗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頗怏怏不平卒年五十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

或曰過際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爲墓誌悉取所爲文章焚之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杜甫云○顓字勝之幼病日毋禁其爲學舉進士禮部侍郎賈餗語人曰得杜顓足敵數百人 秘書省正字李德裕奏爲浙西府賓佐德裕貴盛賓客無敢忤惟顓數諫正之及謫袁州歎曰門下愛我皆如顓吾無今日太和末召爲咸陽尉直史館常語人曰李訓鄭注必敗行未及都聞難作疏辭疾歸顓亦善屬文與牧相上下竟以喪明卒令狐楚字殼士德棻之裔也生五歲能爲辭章逮冠貢進士京兆尹將薦爲第一時許正倫輕薄士有名長安間能



作蜚語楚嫌其爭讓而下之既及第桂管觀察使三拱愛其材將辟楚懼不至乃先奏而後聘雖在拱所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豫宴樂滿歲謝歸李說嚴綬鄭儋繼領太原高其行引在幕府由掌書記至判官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爲數稱之儋暴死不及占後事軍大謹將爲亂夜十數騎挺刃邀取楚使草遺奏諸將圍視楚色不變秉筆輒就以徧示士皆感泣一軍乃安由是名益重以親喪解既除召授右拾遺憲宗曉累擢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其爲文於牋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諷皇甫鏐以言利幸與楚蕭俛皆厚善故薦于帝帝亦自聞其

名召爲翰林學士進中書舍人方伐蔡久未下議者多欲罷兵帝獨與裴度不肯赦元和十二年度以宰相領彰義節度使楚草制其辭有所不合度得其情時宰相李逢吉與楚善皆不足度故帝罷逢吉停楚學士但爲中書舍人俄出爲華州刺史後它學士比比宣事不切旨帝抵其草思楚之才鏐旣相擢楚河陽懷節度使代烏重胤始重胤徙滄州以河陽士三千從士不樂半道潰歸保北城將轉掠旁州楚至中渾以數騎自往勞之衆甲而出見楚不疑乃皆降楚斬其首惡衆遂定度出太原鏐薦楚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卽位進門下侍郎鏐得罪時



謂楚緣罽以進且嘗逐裴度天下所共疾會蕭俛輔政乃不敢言方營景陵詔楚爲使而親吏韋正牧奉夫令于暈等不償傭錢十五萬緡楚獻以爲羨餘怨訴係路詔捕暈等下獄誅出楚爲宜欵觀察使俄貶衡州刺史再徙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長慶二年擢陝虢觀察使諫官論執不置楚至陝一日復罷還東都會逢吉復相力起楚以李紳在翰林沮之不克敬宗立逐出紳卽拜楚爲河南尹遷宣武節度使汴軍以驕故而韓弘弟兄務以峻法繩治士偷于安無革心楚至解去酷烈以仁惠鑄諭人人悅喜遂爲善俗入爲戶部尚書俄拜東都留守徙太平節度使始汴

鄆帥每至以州錢二百萬入私藏楚獨辭不取又毀李師古園檻僭制者久之徙節河東召爲吏部尚書檢校尚書右僕射故事檢校官重則從其班楚以吏部自有品固辭有詔嘉允俄兼太常卿進拜左僕射彭陽郡公會李訓亂將相皆繫神策軍文宗夜召楚與鄭覃入禁中楚建言外有三司御史不則大臣雜治內仗非宰相繫所也帝頷之旣草詔以王涯賈餗寃指其罪不切仇士良等怨之始帝許相楚乃不果更用李石而以楚爲鹽鐵轉運使先是鄭注奏建權茶使王涯又議官自治園植茶人不便楚請廢使如舊法從之元和中出禁兵畀左右街使衛宰相入朝



唐列傳卷之十一  
至建福門及是亂乃罷楚即奏鎮帥初拜必戎服屬仗詣  
省謁辭本於鄭注實爲亂兆故王璠郭行餘驅將吏蹠血  
京師所宜停止詔可開成元年上位賜群臣宴曲江楚以  
新誅大臣暴骸未收然沴感結稱疾不出乃請給衣衾櫛  
櫛以歛刑骨順陽氣是時政在宦豎數上疏辭位拜山南  
西道節度使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謚曰文楚外嚴重不可  
犯而中寬厚待士有禮客以星步鬼神進者一不接爲政  
善撫御治有績人人得所宜疾甚諸子進藥不肯御曰之  
固有命何事此物邪自力爲奏謝天子召門人李商隱曰  
吾氣魄且可助我成之其大要以甘露事誅譴者衆請

霽威普見昭洗辭致曲盡無所謬脫書已敕諸子曰吾生  
無益於時無請謚勿求鼓吹以布車一乘葬銘誌無擇高  
位是夕有大星竇寢上其光燭廷坐與家人訣乃終有詔  
停鹵簿以申其志子緒絢顯于時緒以蔭仕歷隋壽汝三  
州刺史有佳政汝人請刻石頌德緒以絢當國固讓宣宗  
嘉其意乃止

絢字子直舉進士擢累左補闕右司郎中出爲湖州刺史  
大中初宣宗謂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葬道遇風雨六宮百  
官皆避獨見頎而髯者奉梓宮不去果誰邪敏中言山陵  
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對曰緒少風痺不勝用絢今守湖



州因曰其爲人宰相器也卽召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它夜召與論人間疾若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爲我舉其要絢搥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嘗三復乃已絢再拜曰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進中書舍人襲彭陽男遷御史中丞再遷兵部侍郎還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絢至皆驚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輔政十年懿宗嗣位由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再拜司空未幾檢校司徒平章事爲河中節

度使徙宣武又徙淮南副大使安南平以饋運勞封涼國公龐勛自桂州還道浙西白沙入濁河剽舟而上絢聞遣使慰撫且餽之裨將李湘曰徐兵擅還果反矣雖未有詔一切制亂我得專之今其兵不二千而廣舟艦張旗幟示侈於人其畏我甚高郵厓峭水狹若使荻艚火其前勁兵乘其後一舉可覆不然使得絕淮泗合徐之不逞禍亂滋矣絢懦緩不能用又自以不奉詔因曰彼不爲暴聽其度淮何豫我哉勛還果盜徐州其衆六七萬徐乏食分兵攻滁和楚壽陷之糧盡啖人以飽詔絢爲徐州南面招討使賊方攻泗州杜愔堅守絢命湘率兵五千救之勛謾辭謝



絢曰數蒙赦所以未卽降者一二將爲異耳願圖去之以身聽命絢喜卽請假勛節而救湘曰賊已降第謹戍淮口無庸戰湘乃徹警釋械日與勛衆歡言後賊乘間直襲湘壘悉俘而食之醢湘及監軍郗厚本時浙西杜審權使票將翟行約率千兵與湘會未至而湘覆賊僞建淮南讎誘之亦皆陷絢旣師敗乃以左衛大將軍馬舉代之以絢爲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僖宗初拜鳳翔節度使頃之就加同平章事徙封趙卒年七十八贈太尉子瀉渙颯

瀉避嫌不舉進士絢輔政而瀉與鄭顥爲姻家怙勢驕偃通賓客招權以射取四方貨財皆側目無敢言懿宗嗣位

數爲人白發其事故絢去宰相因丐瀉與羣進士試有司詔可是歲及第諫議大夫崔瑄劾奏絢以十二月去位而有司解牒盡十月屈朝廷取士法爲瀉家事請委御史按實其罪不聽瀉乃以長安尉爲集賢校理稍遷右拾遺史館脩撰詔下左拾遺劉蛻起居郎張雲交疏指其惡且言絢用李琢爲安南都護首亂南方賊虐流著使天下兵戈調歛不給琢本進賂于瀉瀉爲人子陷絢於惡顧可爲諫臣乎又劾絢大臣當調護國本而大中時乃引諫議大夫豆盧籍刑部侍郎李鄴爲夔王等侍讀亂長幼序使先帝貽厥之謀幾不及陛下且瀉居當時謂之白衣宰相瀉未



嘗舉進士而妄言已解使天下謂無解及第不已罔乎瀆亦懼求換它官改詹事府司直綯方守淮南上奏自治帝爲貶雲爲興元少尹蛻華陰令瀉亦湮阨不振死渙颯皆舉進士渙終中書舍人

定字履常楚弟及進士第太和末以駕部郎中爲弘文館直學士李訓亂王遐休方以是日就職定往賀爲神策軍并收欲殺者屢矣已而免終桂管觀察使

贊曰耽佑楚皆悖儒大承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處成務可也以大節責之蓋礮中而玉表歟綯世當國亦無足譏牧論天下兵曰上策莫如自治賢矣哉 列傳第九十一

白裴崔韋二李皇甫王列傳第九十二 唐書百六十七

宋 祁 奉

敕 撰

白志貞者本名琇珪故太原史也事節度使李光弼礮墜自力有智數光弼善之使與帳下議代宗素聞及光弼卒擢累司農卿在官十年德宗以爲敏遂倚腹心進授神策軍使賜今名有所建白善窺億帝指故言無不從從狩奉天以爲行在都知兵馬使懼李懷光暴其惡乃與趙贊盧杞等抑懷光不使朝懷光反論斥其姦貶恩州司馬贊播州司馬稍徙閬州別駕貞元二年起爲果州刺史宰相李勉固諫不許明年拜浙西觀察使死于官



裴延齡河中河東人乾元末爲汜水尉賊陷東都去客江夏華州刺史董晉表署判官稍遷太常博士盧杞秉政引爲膳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崔造表知東都度支院召爲祠部郎中不待命輒還集賢院宰相張延賞疾其易出爲昭應令與尉交訴所昧京兆尹鄭叔則佑尉而御史中丞竇參善延齡卒逐尹德宗用參輔政即擢延齡司農少卿會班宏卒假領度支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廣鉤距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於是以下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爲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爲贖庫樣物三十萬緡爲

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爲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負以詭帝於財用無所加也俄以戶部侍郎爲真又請以京兆苗錢市草千萬俾民輸諸苑宰相陸贄等以爲非是不從京右偏故有墮葦池數頃延齡妄言長安咸陽間得跋考數百頃願以爲內廐牧地水甘草薦與苑殿等帝信之以問宰相皆曰當無有帝遣使按覆果詐延齡大慙帝不責也京兆積歲和市不得直尹李元請之官延齡誣其妄反令還輸號曰底折錢嘗請斂財以實府帝曰安得而實之延齡曰開元天寶間戶口繁息百司務殷官



且有缺者比兵興戶不半在今一官治數司足矣請後官  
闕不即補收其粟以實帑薄它日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  
堂殿一棟將斲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廟至重殿棟微  
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亡窮何所難哉帝整曰本分錢柰  
何對曰此在經誼愚儒不能知臣能言之按禮天下賦三  
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賓客一君之庖廚陛下奉宗廟能  
竭天下賦三之一乎鴻臚禮賓勞予四夷用十一為有贏  
陛下所御饗餼簡儉以所餘為百官稟料殫錢未盡也則  
所不盡者為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尚不之况一棟哉帝頷  
曰人未嘗為朕言之又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

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十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  
時近山無巨木求之嵐勝間今何地之近材之良邪延齡  
曰異材瑰產處處有之待聖主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  
當得也帝悅是時陸贄為宰相帝素所信重極論其謫妄  
不可任帝以為排媚愈益厚延齡贄上疏列其狀具言延  
齡嘗奏旬獲乾隱二千萬緡請舍別庫為羨餘供天子私  
費故上之興作廣宣索多矣延齡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廛  
奪所入獻逮捕匠徒迫脅就功號曰敕索弗讎其直名曰  
和雇弗與之庸又度支出納與太府交相關制出物旬計  
見物月計符按覆覈有御史以監董之則財用不得回隱



延齡乃言培糞土得銀十三萬兩它貨且百萬已棄而獲皆羨餘也悉移舍以供別敕太府卿韋少華劾其妄陛下縱之不爲治此乃侵削兆民爲天子取怨于下又引建中橫歛多積致播遷者其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悅會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皆指延齡專以儉僞罔上帝怒乃罷贄宰相左除滂等官時大旱人情愁惴延齡言贄等失權怨望顯言歲飢民流度支糧芻乏以激怒衆士它日帝畋苑中而神策軍訴度支不賦廩芻者天子惑延齡言乃下詔斥逐贄等朝廷震恐延齡又捕充所善吏張忠榜掠之誣充沒官錢五十萬緡以餌結權幸令妻以饋

車載金餉贄忠具獄其母投訴光順門甌有詔御史審劾一夕得狀乃釋忠延齡不得逞復奏充妄用京兆錢穀願下有司比句以比部郎中崔元翰欲釋憾於贄也賴刑部侍郎奚陟辨治充等得不寃延齡資苛刻又劫于利專剝下附上肆騁譎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不疑延齡恃得君謂必輔政少所降下至嫚罵邇臣時人側目屬疾卧第載度支官物輸之家無敢言帝念之使者日三輩徃死年六十九人語以相安唯帝悼不已冊贈太子太傅上柱國永貞初度支建言延齡曩列別庫



分藏正物無實益而有吏文之煩乃詔復以還左藏元和  
中有司諡曰繆

崔損字至無系本博陵大曆末中進士博學宏辭補校書  
郎咸陽尉避親改大理評事累勞至右諫議大夫于時宰  
相趙憬卒盧邁屬疾裴延齡素善損薦之德宗貞元十二  
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中書虛位十日議者謂  
選有德及用損中外悵失而損性齷齪能自將延英進見  
不敢出一言及天下事踰年進門下侍郎嘗以疾卧家久  
賜絹三百為醫藥費損無卓卓稱于人者而歷三省華要  
至宰相母殯而不葬亦不展殯女兒為尼沒不臨喪建中

後宰相無久任者損以便柔遜愿中帝意乃留八年亦  
知公議病其持祿然憐遇彌渥卒贈太子太傅諡曰靖  
常渠牟京兆萬年人工部侍郎述從子也少警悟工為詩  
李白異之授以古樂府去為道士不終更為浮屠已而復  
冠浙西韓滉表試校書郎進至四門博士貞元十二年德  
宗誕日詔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  
與渠牟及佛老二師並對麟德殿質問大趣渠牟有口辯  
雖於三家未究解然答問鋒生帝聽之意動遷秘書郎進  
詩七百言未浹旬擢右補闕內供奉始同列易之後數遣  
中人專召渠牟繇是皆屬目歲中至諫議大夫大抵延英



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止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  
天子歡甚渠牟爲人佻躁志向浮淺不根於道德仁義特  
用儉巧中帝意非有嘉謨正辭感悟得君也自陸贄免帝  
躬攬庶政不復委權于下宰相取充位行文書而已至守  
宰御史皆自推簡然處深宮所倚而信者裴延齡李齊運  
王紹李實韋執誼與渠牟等其權侷人主延齡實皆姦虐  
紹無所建明渠牟後出望最輕張恩勢以動天下召崔芋  
于茅山起鄭隨布衣至補闕引醴泉令馮伉爲給事中太  
子侍讀帝旣偏于任聽士之浮競甘進者爭出其門赫然  
勢焰可炙再擢太常卿卒年五十三贈刑部尚書謚曰忠  
所論著甚多傳于時

李齊運者蔣王暉孫始相寧王府東閣祭酒擢累監察御  
史復辟江淮都統李峘府由工部郎中爲長安令政  
辦宗正少卿李瀚從子有所訟齊運於瀚爲卑行而不禮  
訟者瀚怒辱諸朝齊運以聞代宗貶瀚由是稍擢京兆少  
尹出爲河中尹晉絳茲隰觀察使德宗出狩李懷光還兵  
奔難晝夜馳及河中士罷困乃休三日齊運悉所賦勞軍  
牛酒豐甘人人喜悅及懷光反還守河中齊運弃城走詔  
拜京兆尹時李晟壁渭橋齊運發民築城保督芻粟以餉  
晟賊平頗有助萬年承源遂不事齊運怒捽辱之死於廷



遂家告寃御史大夫崔縱請窮治帝不許御史聯章深劾齊運訴于帝言爲朋黨所擠天子使宰相諭諫官御史後母得羣署章以劾然卒不直遂寃久之大蝗旱齊運不能政乃以韓洄代之改宗正卿閑殿宮苑使進至禮部尚書宰相內殿對已齊運常次進帝與參決大事旣無學暗于大體第以甘言阿匱而已嘗薦李錡爲浙西受賂數十萬又薦李詞爲湖州刺史人告其贓帝置不問齊運卧疾滿歲不能謁每除吏往往遣使即家咨問晚以妾爲妻具冕服行禮士人嗤之卒在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

李實道王元慶四世孫以蔭仕嗣曹王臯辟署江西府判

官遷蘄州刺史臯節度山南東道復從之臯卒實知後務刻薄軍費士怨怒欲殺之夜緹亡歸京師累進司農卿擢拜京兆尹封嗣道王怙寵而慢不循法度貞元二十年旱關輔飢實方務聚斂以結恩民訴府上一不問德宗訪外疾苦實詭曰歲雖旱不害有秋乃峻責租調人窮無告至徹舍鬻苗輸于官優入成輔端爲俳語諷帝實怒奏賤工謗國帝爲殺之或言古者警誦箴諫雖詎諧託諭何誅焉帝悔然不非實故事京兆避臺官實嘗與御史王播遇而騶唱爭道播鉤責從者實怒奏播爲三原令廷辱之惡萬年今李衆誣逐虔州司馬以所善虞部員外郎房啓札之



其怙權作威若此公卿為讒短遷斥者甚衆專情警色見  
顏間權德輿為禮部而實私薦士二十人迫語曰應用此  
第不爾君且外遷德輿雖拒之然常憚其誣吏部每奏科  
目頗嚴密以杜請託實公詣曹劫請趙宗儒無所畏詔書  
蠲入逋租實格詔固歛畿民大困官吏皆被榜罰搭取二  
十萬緡吏乞貸豪釐輒死按之無罪者猥曰死亦非枉復  
殺之專以殘忍為政順宗在諒闇不踰月實殺數十人于  
府貶通州長史市人爭懷瓦石邀劫之實懼夜遁去長安  
中相賀以赦令內移死魏州

皇甫鏞涇州臨涇人貞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為監察御

史居喪游處不度下除詹事府司直久之遷兵部員外郎  
典南曹鈐制吏姦稍知名進郎中遷累司農卿判度支改  
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於用度鏞哀會嚴亟以辦濟師  
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猶領度支鏞以吏道進既由聚斂旬剝為宰相至雖市道  
皆嗤之崔羣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論鏞  
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  
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削地程權赴闕韓弘與疾討賊非  
力能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鏞則四方解矣  
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



唐書卷九十二  
八  
沼宮觀自娛樂罇與程昇知帝意故數貢羨財陰佐所欲  
又賂吐突承璀爲奧援故帝排衆論決任之反以度爲朋  
黨不內其言罇乃益以巧媚自固建損內外官稟佐國用  
給事中崔植上還詔書乃止帝斥內帑所餘詔度支評直  
罇貴售之以給邊兵故繒陳絲觸手輒壞士怨怒聚焚之  
裴度以其事聞罇指所著鞞曰此內庫所出牢鞞可服彼  
言不可用詐也帝信之罇銜度乃與李逢吉令狐楚合擠  
之出度太原又以崔羣有天下重望勁正敢言後議帝號  
罇乃譖羣抑損徽稱帝怒逐羣湖南罇罷度支進門下侍  
郎平章事嘗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大

通爲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宮聞其姦妄始聽政集羣  
臣於月華門貶罇崖州司戶參軍死其所泌者本楊仁晝  
也習方伎道古薦于罇召入禁中自云能致藥爲不死者  
因言天台山靈仙所舍多異草願官天台求采之起徒步  
拜天台刺史賜金紫諫臣固爭以爲列聖亦有寵方士未  
嘗使牧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于君父何愛哉後不敢  
言泌驅吏民采藥山谷間鞭笞苛急歲餘無所獲懼詐窮  
舉族遁去浙東觀察使捕得罇與道古營解乃復待詔翰  
林帝餌泌藥寔躁怒不常宦侍懼以弒崩大通自言百五  
十歲罇敗與泌皆誅初吏責泌妄答曰皆道古教我解衣



唐書百五十九  
九  
即刑卒無它異。罽之敗前坊州刺史班肅以嘗僚獨餞於野朝廷義之擢爲司封員外郎。罽弟鏞字餘卿第進士。罽爲相時任河南少尹見權寵大盛每極言之。罽不悅乃求分司爲太子右庶子。罽敗朝廷賢之授國子祭酒。開成初以太子少保卒。鏞能屬文工詩爲人寡言正色衣冠甚偉不屑世務所交皆知名士著書數十篇。

王播字明敷其先太原人父恕爲揚州倉曹參軍遂家焉。播貞元中與弟炎起皆有名並擢進士而播起舉賢良方正異等補整屋尉以善治獄御史中丞李汶薦爲監察御史雲陽丞源咸季坐賕免賂有司復得調播劾解其官歷

侍御史李實爲京兆尹與播遇諸衢故事尹當避道揖實不肯播移文詆之實大怒表播爲三原令將折之播受命趨府謝如禮邑中豪彊犯法未嘗輒貸歲終課最實重其才更薦之德宗將擢以要近會母喪解還除駕部員外郎長安令于頓奴客與民盜馬吏繫民而縱奴播捕取均其罰遷工部郎中知御史雜事刺舉不阿有能稱關中饑諸鎮或閉糴播以爲言三輔不乏歷虢州刺史李巽領鹽鐵奏以副已擢御史中丞歲終改京兆尹時禁屯列畿內者出入屬鞬佩劔姦人冒之以剽劫又勲戚家馳獵近郊播請一切呵止盜賊不能隱皆走出境憲宗以爲能進刑部



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是時天下多故大理議讞科條叢繁播悉置格律坐隅商處重輕剖決如流吏不能竄其私帝討淮西也切於饋餉播引程异自副异尤通萬貨盈虛使馳傳江淮哀財用以給軍興兵得無乏帝嘉其功超拜禮部尚書稍以貨賄結官要中外以爲言播薦皇甫鏞及鏞用事更忌播而以异代使播罷守本官久之檢校戶部尚書爲劍南西川節度使穆宗立逐鏞播求還長慶初召爲刑部尚書復領鹽鐵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權幸競進播賴其力至宰相專務將迎居位無所裨益復失河北衆望不厭乃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出爲淮南

節度使仍領使職不肯易印詔聽自隨是時南方旱歉人相食播掄歛不少衰民皆怨之然浚七里港以便漕引後賴其利敬宗卽位卽拜檢校司空以王涯代使播失職見王守澄方得君厚以金謝守澄乘間薦之天子有意復用播於是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見延英言播傾邪關通帝左右狀帝冲闈不內其言遂復領使天下公議益不與文宗立就進檢校司徒太和元年入朝拜左僕射復輔政累封太原郡公時韋處厚當國以獻替自任天子嚮之播專以錢穀進不甚與事居位四年卒年



七十二贈太尉謚曰敬播少孤貧自刻苦至成立居官以  
彊濟稱天性勤吏職每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者播  
反用爲樂所署吏苟無大罪以歲勞增秩而已卒不易所  
職雅善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于笏再領鹽鐵嗜權利不  
復初操重賦取以正額月進爲羨餘歲百萬緡自淮南還  
獻玉帶十有三銀盃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云

起字舉之釋褐校書郎補藍田尉李吉甫辟爲淮南掌書  
記以殿中侍御史入兼集賢殿直學士元和末累遷中書  
舍人數上疏諫穆宗畋游事歲中考第一錢徽坐貢舉失  
實貶詔起覆核起建言以所試送宰相閱可否然後付有

司詔可議者謂起爲失職拜禮部侍郎李宓叛與播俱上  
疏請詔王智興討之卒定其亂賜金紫拜河南尹進吏部  
侍郎方播以僕射居相避選曹改兵部爲集賢殿學士拜  
陝虢觀察使時亳州刺史李繁以擅誅賊抵罪起言繁父  
有功而二千石不宜償賊死不報入拜尚書左丞以戶部  
尚書判度支靈武邠寧多曠土奏爲營田以省餽輓歷河  
中節度使方蝗旱粟價騰踊起下令家得儲三十斛斥其  
餘以市否者死神策士怙勢不從寘于法繇是廢積咸出  
民賴以生召授兵部尚書以檢校尚書右僕射爲山南東  
道節度使濱漢塘堰聯屬吏弗完治起至部先脩復與民



唐書列傳九十二  
約爲水令遂無凶年李訓爲宰相起門生也欲引與共政  
即加銀青光祿大夫復以兵部尚書召判戶部訓敗起素  
長厚人不以訓諉之止罷其判俄加皇太子侍讀文宗上  
文好古學是時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帝數訪逮時  
政因積雨願寬逐臣過惡又短鮑叔終身不忘人過以解  
帝錮人意俄兼太常卿禮儀使帝題詩太子笏以賜詔畫  
象便殿號當世仲尼其寵遇如此又使廣五位圖俾太子  
知古今治亂開成三年入翰林爲侍講學士改太子少師  
起治生無檢所得祿賜爲僮婢盜有貧不能自存帝知之  
詔月益仙韶院錢三十萬議者謂與玩臣分給可恥也

賴其入不克讓武宗立爲章陵鹵簿使東都留守召爲吏  
部尚書判太常卿帝患選士不得才特命起典貢舉進尚  
書左僕射封魏郡公凡四舉士皆知名者人服其鑒擢山  
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夙儒兼宰相秩前  
世所罕入辭帝勞曰宰相無內外公國耆老朕有關當以  
聞宴賜備厚宣宗初檢校司空以疾願代不許卒年八十  
八贈太尉謚曰文懿喪還命使者弔其家葬及祥亦如之  
起性友悌播喪哀戚加於人嗜學非寢食不輒廢天下之  
書無不讀一經自弗忘也莊恪太子薨詔爲哀冊詞情悽  
惋當世稱之帝嘗以疑事令使者口質起具膀子附使者



上凡成十篇號曰寫宣它撰集亦多炎終太常博士子鐸  
錄自有傳起子龜式

龜字大年性高簡博知書傳無貴胄氣常以光福第賓客  
多更住永達里林木窮僻構半隱亭以自適侍父至河中  
廬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郎君谷未始以人事自嬰  
武宗雅知之以左拾遺召入謝自陳病不任職詔許終父  
喪召爲右補闕再擢屯田員外郎稱疾去崔璵觀察宣歙  
表爲副龜樂宛陵山水故從之入爲祠部郎中史館修撰  
咸通中知制誥鐸爲相改太常少卿同州刺史牙將白約  
素暴橫嘗譁言月稟薄以動士心爲亂龜捕殺之人皆震

慄徙浙東觀察使初式臨州有惠政人聞其至歡迎之卒  
贈工部尚書子堯力學有文辭以鐸當國不貢進士終右  
司貞外郎

式以廕爲太子正空擢賢良方正科累遷殿中侍御史少  
節儉巧于宦因鄭注以交王守澄中丞歸融劾之出爲江  
陵少尹大中中爲晉州刺史飾郵傳器用畢給會河曲大  
歉民流徙佗州不納獨式勞卹之活數千人時特峨胡亦  
饑將入寇汾澮聞式嚴備不敢道境報其種落曰晉州刺  
史當避之以善最稱徙安南都護故都護田早作木柵歲  
率緡錢旣不時完而所責益急式取一年賦市芍木豎周



十二里罷歲賦外率以紆齊人浚壕繚柵外植刺竹寇不可冒後蠻兵入掠錦田步式使譯者開諭一昔去謝曰我自縛叛獠非爲寇也忠武戍卒服短後褐以黃冒首南方號黃頭軍天下銳卒也初交趾數有變懼式威不自安譁曰黃頭軍將度海襲我矣相率夜圍城合譟請都護北歸我當抗黃頭軍式徐被甲引家僮乘城責讓矢檜交發叛者走翌日盡捕斬之初容管災歉不歲貢式始上輸大犒宴軍中歸質外蕃而占城真臘慕義悉入獻亦還所掠王民寧國劇賊仇甫亂明越觀察使鄭祇德不能討宰相選式往代詔可因至京師懿宗問方略對曰第假臣兵寇不足

足平也左右官要皆曰兵衆則餽多當惜天下費式奏曰若猖狂天誅不亟決東南征賦闕矣寧得以億萬計之乎兵多則功速費寡二者孰利帝顧左右曰宜與兵於是詔益許滑淮南兵式發自光福里第麾幟皆東靡獵獵有聲喜曰是謂得天時矣聞賊用騎兵乃閱所部得吐蕃回鶻遷隸數百發龍陂監牧馬起用之集土團諸兒爲向導擒甫斬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餘姚民徐澤專魚鹽之利慈溪民陳瑛冒名仕至縣令皆豪縱州不能制式曰甫竊發不足畏若澤瑛乃巨猾也窮治其姦皆榜死咸通三年徐州銀刀軍亂以式檢校工部尚書徙武寧節度使詔許滑



兵自隨視事三日悉以計誅亂兵會詔降武寧為團練罷歸終左金吾大將軍

贊曰裴延齡引經誼惑其主以不忠為忠德宗倚延齡韋渠牟等商天下成敗自謂明而卒陷不明君臣回沈可不戒哉憲宗銳於立功而皇甫鏐以聚斂取宰相夫宰相者乃天下選彼暫勞一功烏足勝任哉中興之不終有為而然

白裴崔韋二李皇用王列傳第九十二

韋王陸劉柳程列傳第九十三

唐書一百六十八

宋

祁

奉

敕撰

韋執誼京兆舊族也幼有才及進士第對策異等授右拾遺年踰冠入翰林為學士便敏側媚得幸於德宗使豫詩歌屬和被詔稱旨與裴延齡韋渠牟等寵任相埒出入備顧問帝誕日皇太子獻畫浮屠象帝使執誼贊之太子賜以帛詔執誼到東宮謝太子卒見無所藉言者乃曰君知王叔文乎美才也執誼繇是與叔文善以母喪解終喪為吏部郎中數召至禁中補闕張正一以上書召見所善王仲舒韋成季劉伯芻裴蔭常仲儒呂洞往賀之或謂執誼曰彼將



論君與叔文鉤黨事執誼即白成季等朋比有所窺望帝  
詔金吾伺得相過食飲狀悉逐出之順宗立以疾不親政  
叔文用事乃擢執誼爲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叔  
文與王伾居中竊命欲執誼据以奉行因用迷奪朝權執  
誼旣爲所引然外迫公議欲示天下非黨與者乃時時異  
論相可否而密謝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濟國家事爾叔  
文數爲所梗遂詬怒反成仇怨及憲宗受內禪流叔文伾  
分北支黨貶執誼爲崖州司戶參軍帝以宰相杜黃裳之  
婿故最後貶執誼已失形勢知禍且及雖尚在位而臨事  
奄奄無氣聞人足聲輒悸動至于敗始未顯時不喜人言

嶺南州縣旣爲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瞋目命左右  
徹去及爲相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旣易旬試觀之崖州圖  
也以爲不祥惡之果貶死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以棋待詔頗讀書班班言治道德宗  
詔直東宮太子引以侍讀因論政及宮市之弊太子曰寡  
人見上將極言之坐皆趣贊叔文獨嘿然旣罷太子曰向君  
無言何哉叔文曰太子之事上非視膳問安無與也且陛  
下在位又有如小人問之謂殿下收賦群情則安解乎太  
子謝曰非先生不聞此言繇是重之宮中事咸與參訂叔  
文淺中浮表遂肆言不疑曰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它日幸



用之陰結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速進者率諸附之若肅  
執誼陸質呂温李景儉韓畢質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爲  
死友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進出入詭秘外莫得其端疆  
藩劇帥或陰相賂遺以自結順宗立不能聽政深居施幄  
坐以牛昭容宦人李忠言侍側群臣奏事從帷中可其奏  
王伾密語諸黃門陛下素厚叔文即繇蘇州司空參軍拜  
起居郎翰林學士大抵叔文因伾伾因忠言忠言因昭容  
更相依仗伾王傳愛叔文王裁可乃授之中書執誼作詔  
文施行焉時景儉居親喪温使吐蕃惟質泰諫準畢宗元  
禹錫等倡譽之以爲伊周管葛復出惘然謂天下無人叔  
文每言錢穀者國大本操其柄可因以市士乃自用杜佑  
領度支鹽鐵使已副之實專其政不淹時遷戶部侍郎宦  
人俱文珍忌其權罷叔文學士詔出駭悵曰吾當數至此  
議事不然無繇入禁中伾復力請乃聽三五日一至翰林  
然不得舊職矣在省不事所職日引其黨謀取神策兵制  
天下之命乃以宿將范希朝爲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泰  
爲司馬副使於是諸將移書中尉告且去宦人始悟奪其  
權大怒曰吾屬必死其手乃諭諸鎮慎毋以兵屬人希朝泰  
到奉天諸將不至乃還叔文母死匿不發置酒翰林忠言  
文珍等皆在哀金以餉因揚言曰天子適射兔苑中跨鞍



若飛敢異議者斬又自陳親疾病以身任國大事朝夕不  
得侍今當請急宜聽然向之悉心戮力難易亡所避報天  
子異知爾今一去此則百謗至孰為吾助者又言羊士諤  
毀短我我將杖殺之而執誼懦不果劉闢來為常臯求三  
川吾生平不識闢便欲前執吾手非凶人邪掃木場將斬  
之而執誼持不可每念失此二賊令人悵恨又陳領度支  
所以興利去害者為已勞文珍隨語詰折叔文不得對左  
右竊語曰母死已腐方留此將何為邪明日乃發喪執誼  
益不用其語乃謀起復斬執誼與不附已者聞者恟懼廣  
陵王為太子群臣皆喜獨叔文有憂色誦杜甫諸葛祠詩

以自況歔歔泣下太子已監國貶潮州司戶參軍明年誅  
死

王伾者杭州人始以書待詔翰林入太子宫侍書順宗立  
遷左散騎常侍待詔伾本關茸貌遜陋楚語無它大志帝  
褻寵之不如叔文任氣好言事為帝所禮至出處又不及  
伾之無聞也叔文人止翰林而伾至補林院見牛昭容等  
當其黨盛門皆若沸羨而伾充通天下賅謝日月不闕為  
巨匱裁竅以受珍使不可出則寢其上叔文既居喪伾日  
請中人及杜佑起叔文為宰相且摠北軍不許又請以威  
遠軍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不可乃一日三表皆不報



憂悸行且卧至夕大呼曰吾疾作輿歸第貶開州司馬死其所支黨皆逐惟質以前死免擘者澁族子有俊才以司封郎中貶饒州司馬終永州刺史諫警敏嘗覽染署歲簿悉能言其尺寸所治一閱籍終身不忘自河中少尹貶台州司馬終循州刺史準字宗一有史學自翰林學士貶連州司馬死于貶泰字安平有籌畫任叔文所倚重能決大事以戶部郎中神策行營節度司馬貶虔州司馬終湖州刺史

陸質字伯冲七代祖澄仕梁爲名儒世居吳明春秋師事趙匡匡師啖助質盡傳二家學陳少游鎮淮南表在幕府

薦之朝授左拾遺累遷左司郎中歷信台二州刺史質素善帝執誼方執誼附叔文竊威柄用其力召爲給事中憲宗爲太子詔侍讀質本名淳避太子名故改時執誼懼太子怒已專故以質侍東宮陰伺意解釋左右之質伺間有所言太子輒怒曰陛下命先人爲寡人講學何可及他質惶懼出執誼未敗時質病甚太子已卽位爲臨問加禮卒門人以質能文聖人書通于後世私共謚曰文通先生所著書甚多行于世

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爲儒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爲監察御史素善



韋執誼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  
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廷大議祕策多出叔文引  
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  
鹽鐵案頗馮籍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爲宗元所喜  
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竇群劾禹錫挾邪亂  
政群卽日罷韓臯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爲湖南觀察使  
凡所進退視愛怒重輕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憲宗  
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  
郎諸夷風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  
倉儻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

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始坐叔  
文貶者八人憲宗欲終斥不復乃詔雖復更赦令不得原然  
宰相哀其才且困將澡濯用之會程异復起領運務乃詔  
禹錫等悉補遠州刺史而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  
遂罷禹錫久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  
大鈞謫九年等賦數篇又敘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  
宜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  
厲之歎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  
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爲開元  
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恐陰責最大雖它美莫贖耶欲感



諷權近而憾不釋久之名還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  
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出爲播州刺史  
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爲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母八十  
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內遷帝曰  
爲人子者宜慎事不貽親憂若禹錫望它人尤不可赦度  
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貴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  
連州又徙夔州刺史禹錫嘗歎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曰  
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天不生  
材也是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二百  
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圯廢生

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給也凡學官春秋釋奠于  
先師斯止辟雍頴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  
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群臣起屠販故  
孝惠高后間置原廟於郡國逮元帝時韋玄成遂議罷之  
夫子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況後學師先聖道而欲違之  
傳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薦饗孰若行  
其教今教頽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  
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  
中詔脩孔子廟兗州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  
其佗如立社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



林甫爲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宰著  
爲令遂無有非之者今夔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  
州縣歲凡費四十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飴妻子於學無  
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  
開元時籍其資半畀所隸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  
下萬計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簞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  
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  
當時不用其言由和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復作游玄都  
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  
過之無復一存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

益薄其行俄分東都宰相裴度兼集賢殿大學士 雅知  
禹錫薦爲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爲蘇州刺史以  
政最賜金紫服徒汝同一州遷太子賓客復分司禹錫特  
才而廢褊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  
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  
易以詩自名者嘗推爲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  
持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戶部尚書始  
疾病自爲子劉子傳稱漢景帝子勝封中山子孫爲中山  
人七代祖亮元魏冀州刺史遷洛陽爲北部都昌人墳墓  
在洛北山後其地陜不可依乃葬滎陽檀山原德宗棄天



下太子立時王叔文以善弈得通籍因間言事積久衆  
未知至起蘇州掾超拜起居舍人翰林學士陰薦丞相  
杜佑爲度支鹽鐵使翊日自爲副貴震一時叔文北海  
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東平呂溫隴西李景儉河東  
柳宗元以爲信然三子者皆予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  
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旣得用所施爲人不以爲當  
太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祕建桓立順功  
歸貴臣由是及貶其自辯解大略如此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爲中書令得罪  
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

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  
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  
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  
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調藍田  
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章執誼二人  
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  
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旣竄  
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做離  
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曰僕嚮者進  
當艱孰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又久與游者岌岌



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于內孰能了僕於冥冥間哉僕當時年三十三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疾可得乎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寬大貶黜甚薄不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怪人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悅仇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悅可自以速援引之路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悲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力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無此身矣是又何足道云云不尸一祗益爲罪居蠻夷中久慣習

每昏目里臆意以爲常

風晨起薄寒中體

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

爲異候意緒殆非中

國人也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啁噪今聽之恬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用是更樂瘖瘖六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淪陷如此豈非



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所制又何恨然居治平之世終  
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  
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  
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  
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疇朝夕訶謠使成文  
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  
亦不虛爲太平人矣又詒京兆尹許孟容曰宗元早歲與  
負罪者親善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  
料勤勤勉勵唯以忠正信義爲志與堯舜孔子道利安元  
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以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斃

軌事旣壅隔狠忤貴近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今其黨與  
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奉祿德至渥也尚何敢  
更俟除棄廢痼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  
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又何怪也宗元  
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語  
言飲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  
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  
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  
沸熱熒熒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  
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



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然歛歔喘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閔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間主守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栢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二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

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僂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搥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列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



削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  
獄中以書自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兒寬擯厄後至御史  
大夫董仲舒劉向  
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  
竒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惟怯澁忍下才末伎又嬰痼病  
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踈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  
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志  
劣無異能解欲秉筆覲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  
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讀古人  
一傳數紙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  
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

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  
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  
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胄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  
辭如得其寢無復恨矣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  
力者宗元又汨振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曰  
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爲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  
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  
彪彪子固皆汨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  
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  
甚失厥趣臣爲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



生人之意累積厚文宜享無極之義本末閔濶會貶逐中  
輟不克備究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  
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  
奮激即且爲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爲也苟一  
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  
以聞曰孰稱古初朴蒙空洞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發  
鬪怒振動專肆爲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摠摠而生  
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  
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於是乃筮禽獸咀果  
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

剛者決群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疆  
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爲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  
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聖人焉曰黃帝游  
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  
建於是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  
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年老  
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  
後稍可爲也而非德不樹故仲尼叙書於堯曰克明俊德  
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  
仁章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員哉惟茲德



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祆淫翬昏好怪之徒乃始陳  
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爲符斯皆詭  
譎闕誕其可羞也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  
登能庸賢濯夷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爲符也而其妄臣乃  
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氓增以騶  
虞神鼎脅毆縱踴俾東之泰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  
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鷲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  
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危亂鉤裂  
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乂駁乎無以議爲也積大亂  
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垓以爲鑪爨以毒燎煽以

雲焰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  
不降霖雨濬滌盪沃蒸爲清氛疏爲冷風人乃溲然休然  
相睇以生目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斲屠剔膏流節離之禍  
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圻抵  
掎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  
抵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謹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  
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人乃竝受  
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灑灑和寧帝庸威栗惟  
人之爲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爲義廩斂發謹  
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



屬而支大生而孥愷悌祇敬用底于治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治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唯亡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尨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謀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

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勗于人事其詩曰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燠于爨濤炎以澣勃厥凶德乃毆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糒刑輕以清我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已拱之戴之神其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鈞于北祝栗于南幅員西東祇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之俾爾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



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  
無替厥符宗元不得召內閔悼悔念徃客作賦自儆曰懲  
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汗以閔世兮固前  
志之爲尤始余學而觀古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爲可  
考兮追駿步而遐游絜誠之旣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  
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爲上睢眦而混茫兮下駁詭  
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  
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  
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  
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

奉訐謨以植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明信乎策書兮謂耿  
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  
周圖兮專茲道以爲服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  
哀無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  
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已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  
忠兮衆呀然而互嚇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兮鼎鑊幸  
皇鑒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  
仍乎禍譴旣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夜寤  
而晝駭兮類磨磨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沂湘流之沄  
沄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遄日霾曠以昧幽兮黜



雲涌而上屯暮屑宰以淫雨兮聽嗷嗷之哀猿衆鳥萃而  
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  
魂攢巒奔以紆委兮束洶涌之崩湍畔尺進而尋退兮盪  
泅汨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夢以縈纏哀吾生之  
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爲  
逾再歲之寒暑兮會貿貿而自持將沈淵而墮命兮詎蔽  
罪以寒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  
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爲孤囚以終世兮長拘攣而輒軻曩  
余志之脩騫兮今何 此戾也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  
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

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撓兮行九折之我峩却驚棹  
以橫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旣  
多苟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死蠻夷固吾所兮雖  
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命之謂何元和十年  
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  
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  
子永決卽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  
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  
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  
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已錢助贖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



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旣坐廢逐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旣沒柳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程异字師舉京兆長安人居鄉以孝稱第明經再補鄭尉精吏治爲叔文所引繇監察御史爲鹽鐵揚子院留後叔文敗貶郴州司馬李遜領鹽鐵薦异心計可任請拔擢用之乃授侍御史復爲揚子留後稍遷淮南等道兩稅使异起痕廢能厲已竭節悉矯革征利舊弊入遷累衛尉卿鹽

鐵轉運副使方討蔡异使江表調財用因行諭諸帥府以羨贏貢故异所至不剥下不加歛經用以饒遂兼御史大夫爲鹽鐵使元和十三年以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鹽鐵异以錢穀奮思至宰相自以非人望久不敢當印秉筆明年西北卑政不治議置巡邊使憲宗問孰可者乃自請行會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恭身歿官第無留貲世重其廉云

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爲盜無以異宗元等撓節從之徼幸一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故賢者疾不肖者媚一僨而不復宐哉彼







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議禁中事黃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賣卽拂衣出皇太子摠軍國事擢黃裳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險佞無功因其來朝白罷之俄而劉闢叛議者以闢恃險討之或生事唯黃裳固勸不赦因奏罷中人監軍而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于機崇文素憚劉潼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潼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群臣賀憲宗曰黃裳曰時卿之功始德宗創艾多難務姑息藩鎮每帥臣死遣中人伺其軍觀衆所欲立者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晏年尤甚方

鎮選不出朝廷黃裳每從容具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脗損諸侯則天下治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云云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脩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事見嗤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衛士傳食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爲豈必劓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爲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由是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以機乘



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自黃裳啓之元和二年以  
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  
邠國公明年卒年七十贈司徒謚曰宣獻黃裳達權變有  
王佐大略性雅澹未始忤物初不爲執誼所禮及敗悉力  
營救旣死表還其柩葬焉嘗被疾醫者誤進藥疾遂甚終  
不怒譴然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當大政未  
久不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卒後數年御史劾奏  
黃裳納邠寧節度使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故吏吳憑  
及黃裳子載辭服帝念舊功但流憑昭州原載不問載終  
太僕少卿載弟勝字斌卿寶曆初擢進士第楊嗣復數薦  
材堪諫官不爲鄭覃所佑宣宗感章武舊事元和時大臣  
子若孫在者多振拔之帝嘗問勝勝具道黃裳首建憲宗  
監國議帝嘉歎拜給事中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欲倚爲宰  
相及蕭鄴罷爲中人沮毀而更用蔣伸以勝檢校禮部尚  
書出爲天平節度使不得意卒

裴埴字弘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第以賢良方正對策第  
一補美原尉藩府交辟不就四遷考功員外郎吏部侍郎  
鄭珣瑜委埴校辭判研覈精密皆值才實憲宗元和初召  
入翰林爲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埴  
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惜不及知



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爲我言之垧即筆略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坐覆視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非是罷學士爲戶部侍郎帝器垧方直以爲任公卿薄其過眷信彌厚吉甫罷乃拜垧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國史垧始承旨翰林天子新翦蜀亂厲精致治中外機筦垧多所參與以小心慎默稱帝意旣當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帝降意順納吐突承璀自東宮得侍恩顧親渥承閒欲有關說帝憚垧誠使勿言帝在殿中常呼垧官而不名嶺南節度使楊於陵爲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冗官垧曰以一

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嚴綬守太原政一出監軍李輔光垧劾其懦以李鄴代之王承宗擅襲節度方帝屢削叛族意必取之又吐突承璀每欲撓垧權因探帝意自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計垧固爭以爲從史苞逆節內連承宗外請興師以圖身利且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以地授李師道而今欲奪承宗地有之賞罰不一沮勸廢矣帝依違不能決久之卒用承璀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暴無功王師告病旣而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垧從容以語動之翊元因言從史惡稔可圖然垧比遣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垧乃爲帝陳從



史暴戾不君視承瓘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甚戒可因其  
機致之後無興師之勞帝初瞿然徐乃許之瓘請秘其計  
帝曰惟李絳梁守謙知之俄而承瓘縛從史獻于朝因班  
師瓘奏承瓘首謀無功陛下雖誅法人心不厭請流斥以  
謝天下乃罷所領兵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  
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  
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人入捨公佑更實私  
直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瓘奏禁之一以公佑準物  
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  
之財悉爲上供自是起淮江而南民少息矣瓘器局峻整

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詣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  
執政多忌之惟瓘獎勵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  
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瓘瓘獨讓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  
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爲疑休復大慙瓘爲學士時引  
李絳崔群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  
御史中丞皆踵躡爲輔相號名臣自它選任罔不精明人  
無異言士大夫不以瓘年少柄用爲嫌故元和之治百度  
脩舉稱朝無幸人五年暴風痺帝悵惜遣使致問藥膳進  
退輒疏聞居三月益痼乃罷爲兵部尚書瓘之進李吉甫  
薦頗力及居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會瓘



與史官蔣武等上德宗實錄吉甫以垧引疾解史任不宜  
旨奏乃徙垧太子賓客罷武等史官會卒不加贈給事中  
劉伯芻表其忠帝乃贈太子太傅垧始相建言集賢院官  
登朝自五品上爲學士下爲直學士餘皆校理史館以登  
朝者爲脩撰否者直史館以準六典遂著于令京兆少尹  
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已而地不入或言武還先  
見垧明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絳議斥武絳言垧身備宰  
相明練時事勢不容先見武帝悟釋之議者謂帝知垧明  
倚任方篤尚不免疑嫌以信處位之難云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爲湖南觀察使有名于  
時藩少沈靖有檢局姿制閑美敏于學居父喪家本饒財  
姻屬來弔有持去者未嘗問益務施與居數年略盡年四  
十餘困廣陵間不自振妻子追咎藩晏如也杜亞居守東  
都表致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運爲盜掠服之藩爭不從  
輒去後果獲真盜稍知名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  
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  
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  
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  
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  
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



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慎  
毋畏吾以闔門保君矣帝未之信亟追藩既入帝望其狀  
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秘書郎時王紹得君邀藩與  
相見當即用終不詣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  
酒邀賓客相樂慕藩名彊致之仲舒等爲俳說度語相狎  
昵藩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不曉所語何哉後仲舒等  
果坐斥廢憲宗爲皇太子王紹避太子諱始改名時議以  
爲諂藩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紹  
何誅累擢吏部郎中坐小累左授著作郎再遷給事中制  
有不便就敕尾批卻之吏驚請聯它紙藩曰聯紙是牒豈

曰敕邪裴垍白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綱罷因拜門下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藩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爲無隱  
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國匱乏者何致而然及祈禳之數  
藩對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又言孔子病止  
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敕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  
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且義於人者和  
於神人乃神之主入安而福至帝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  
勗以保此言後復問神仙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  
荒妄謾誕不可信後入柳泌等語果爲累云河東節度使  
王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鐔可兼宰相藩



唐傳九十四  
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旣而事得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吳少陽襲淮西節度吉甫已見帝潛欲中藩即奏曰道逢中人假印節與吳少陽臣爲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藩爲太子詹事後數月帝復思藩召對殿中事寢釋明年爲華州刺史未行卒年五十八贈戶部尚書謚曰貞簡藩材能不及韋貫之裴均然人物清整是其流亞云

韋貫之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後周柱國夔八世孫父肇大曆中爲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久之改祕書少監載曰肇若過我當以善地處之終不肯詣載誅除吏部侍郎代宗欲相之會卒謚曰貞貫之及進士第爲校書郎擢鳳皇良方正異等補伊闕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郟士美以直幣召皆不應居貧噉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實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永貞時始爲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及爲右補闕纁代爲御史議者不謂之私宰相杜佑子從郁爲補闕貫之與崔羣持不可換左拾遺復奏拾遺補闕爲諫官等宰



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且字而議父殆不可訓卒改它官  
遷禮部員外郎新羅人今忠義以工巧幸擢少府監蔭子  
補齋郎貫之不與曰是將奉郊廟祠祭階爲守宰者安可  
以賤工子爲之又劾忠義不宜汙朝籍忠義竟罷於是權  
幸側目進吏部員外郎坐考賢良方止牛僧孺等策獨署  
奏出爲果州刺史半道貶巴州久之召爲都官郎中知制  
誥進中書舍人宰相裴垵嘗三奏事憲宗不從貫之曰公  
亦以進退決請乎垵曰奉教事果見聽垵因曰君異時當  
位於此改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于時流競爲  
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

安得重曰然爲陛下柬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改尚  
書右丞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討吳元濟也  
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事乎始  
於蔡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  
屈故朱泚乘以爲亂此非佗速於撲滅也今陛下獨不能  
少忍俟蔡平而誅鎮邪時帝業已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  
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爲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  
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諫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  
二帥連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  
乃克蔡皆如貫之策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爲翰林學士



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執奏罷之皇甫鏘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爲請銀緋貫之曰宿姦佞吾等縱不能斥奈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恐陰構之又與度論兵帝前議頗駁故罷爲吏部侍郎於是翰林學士左拾遺郭求上疏申理詔免求學士出貫之爲湖南觀察使不三日韋顛李正辭薛公幹李宣韋處厚崔韶坐與貫之厚善悉貶爲州刺史顛正辭處厚皆清正以鉤黨去由是中外始大惡宿時國用不足遣鹽鐵副使程异督諸道賦租异諷州縣厚歛以獻貫之不忍橫賦而所獻不中异意因取屬內六州留錢繼之左遷太子詹事分司東都

穆宗立即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貞後更諡曰文貫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不爲僞辭以悅人爲右丞時內僧造門曰君且相貫之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均子持萬緡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子澳字子裴第進士復擢宏辭方靜寡欲十年不肯調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溫善欲薦用之諷澳謁已溫歸以告澳不答溫曰元裕端士若輕之邪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周焜節度鄭滑表署幕府會焜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



澳曰願公無權墀愕貽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  
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歛衽廟堂上天下治矣  
烏用權墀歎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權考功員外郎史館  
脩撰歲中知制誥召爲翰林學士累遷兵部侍郎進學士  
承旨與蕭實皆爲宣宗禮遇每兩人直必偕召問政得失  
常夜被旨草詔書事有不安者即遷延須見帝開陳可否  
未嘗不順納一日召入屏左右問曰朕於敕使何如澳陳  
帝威制前世無比帝搖首曰未也策安出澳倉卒答曰若  
謀之外廷則大和事可用追鑒不若就擇可任者與計事  
帝曰朕固行之矣自黃至綠自綠至緋猶可衣紫卽合爲

一矣澳愧汗不能對乃罷改京兆尹帝舅鄭光主野寺之  
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它日延英帝問其故澳具道  
姦狀且言必實以法帝曰可貸否答曰陛下自內署擢臣  
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  
不可犯后爲輓租乃免由是豪右斂跡會戶部關判使帝  
以問澳澳三不對帝曰任卿可乎曰臣老矣力疲氣耗煩  
劇非所任者帝默不樂出謂其甥柳玘曰吾本不爲宰相  
知上便委以使務脫謂吾佗收而得卒無以自白今時事  
變惡言吾輩合員當位致然未幾授河陽節度使入辭帝曰卿  
自便而遠我非我去卿懿宗立徙平盧軍入爲吏部侍郎



復出為鄧寧節度使宰相杜審權素不悅坐吏部時史盜簿書為姦貳祕言監分司東都就遷河南尹辭疾不拜自歸樊川逾年以吏部侍郎召不起卒贈戶部尚書諡曰貞澳在河陽累年宣宗遣使至魏博道出澳所帝以簿紙手作詔賜澳曰密飭裝秋當見卿蓋將以為相也因問輔養術澳具言金石非可御方士怪妄空斥遠之其八月帝崩不果相為學士時帝嘗曰朕每遣方鎮刺史欲各悉州郡風俗者卿為朕撰一書澳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細次為處分語後鄧州刺史薛弘宗中謝帝敕戒州事人人

續貫之兄舉孝廉又貢進士禮部侍郎丞災將以為舉首續以其友楊疑親老故讓之不對策輒去疑遂及第後擢明經辟東都幕府德宗時以左補闕為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逮帝常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學士鄭絅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妃蜀襜袍覆而去其待遇若此每入直踰月不得休以母老屢旬解職每請帝輒不悅出入八年而性謹畏甚晚乃感心疾罷還第不極於用九月九日帝為黃菊歌額左右曰安可不示韋綬即遣使持往綬遽奉和附使進帝曰為文不已豈願養邪敕自今勿復爾終左散騎常侍第續有精識為士林器許兄弟皆名重當時



後子溫

溫字弘育方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以拔  
萃高等補咸陽尉父愕然疑假權謁進召而試諸廷文就  
無留思喜曰兒無愧矣入爲監察御史以臺制苛嚴不可  
以省養不拜換著作郎既謝輒解歸侍親疾調適湯劑彌  
二十年衣不弛帶既居喪毀瘠不支服除李逢吉辟置宣  
武府頻遷右補闕宰相宋申錫被構罪不測溫倡曰丞相  
操履有初不宜反乃姦人陷之吾等豈避雷霹使上蒙霧  
欲邪率同告伏閣切爭由是益知名太和五年太廟室漏  
詔宗正府作營治不<sub>法</sub>畢文宗怒責御史李銳監<sub>三</sub>塔<sub>李</sub>

其稟自救中人葺之溫諫吏舉其職國以治事歸於正法  
以脩夫設制度立官司庶<sub>經</sub>費則宗廟最重也此詔下閱  
月有司弛墮不力正可黜慢官懲不恪擇可任者繕完之  
則吏舉職事歸正矣今慢吏奪稟而易以中人是許百司  
公廢職以宗廟之重爲陛下所私臣竊惜之請還將作則  
官脩業矣帝乃罷宦人會群臣請上尊號溫固諫今河南  
水江淮旱歉京師雪積五尺老稚凍仆此非崇飾虛名時  
帝順納乃謝群臣改侍御史李德裕入輔擢禮部員外郎  
或言雅爲牛僧孺厚德裕曰是子堅正可以私廢乎鄭注  
節度鳳翔表爲副溫曰非則遠黜從之禍不測吾焉能爲



注起邪注誅由考功員外郎拜諫議大夫未幾為翰林學士先是綬在禁廷積憂畏病廢故誠溫不得任近職至是固辭帝怒曰寧綬治命邪禮部侍郎崔蠡曰溫用亂命益所以為孝帝意釋換知制誥引疾徙太常少卿宰相李固言薦溫給事中帝曰溫素避事肯為我論駁乎須太子長以為賓客久之卒為給事中初兼莊恪太子侍讀晨詣宮日中見太子諫曰殿下盛年宜鷄鳴蚤作問安天子如文王故事太子不悅辭侍讀見聽王晏平罷靈武節度使以馬及饋仗自隨貶康州司戶參軍厚賂貴近浹日改撫州司馬樂工尉遲璋授光州長史

詔諭群臣溫曰陛下訓之不早非獨太子罪時頗有其言遷尚書右丞鹽鐵推官姚勗按大獄帝以為能擢職方員外郎將趨省溫使戶止即上言郎官清選不可賞能吏帝命中人諭送溫執議不移詔改勗檢校禮部郎中帝問故於楊嗣復對曰勗名臣後治行無疵若吏材幹而不入清選佗日孰肯當劇事者此哀晉風不可以法帝素重溫出為陝虢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貨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為緩期而賦辦武宗立擢吏部侍郎李德裕欲引同輔政溫苦言李漢可釋德裕悵然出宣歙觀察使池民訟刺史劾無狀榜殺之威行部中既疾召



親屬賦綬詩在室愧屋漏因泣下曰今知沒身不負斯誠矣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謚曰孝溫性剛峻人望見無敢戲慢者與楊嗣復李珣善嘗勸與李德裕平故憾二人不從及皆謫溫歎曰用吾言孰至是邪一女歸薛蒙女工屬文續曹大家女訓行于世溫少合所善惟蕭祐祐者字祐之夷澹君子也少貧窶隱居以孝養聞司農卿李齊賢官祖祐居喪未及輪召至將責之會有賜與倩祐爲奏實稱善即薦於朝終制以處士拜左拾遺累遷諫議大夫終桂州觀察使贈右散騎常侍精畫及書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警然不以塵事自蒙故溫號山林友云

贊曰杜黃裳善謀裴均能持法李藩纒挺韋貫之忠實皆足穆天緯經國體撥衰奮王菑攘四方憲宗中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邪昔子貢孔堂高第而僨殖韓安國漢名宰而資貪黃裳亦以受餉見疵至於忠烈竟然則不可掩已

列傳第九十四



二高伊朱二劉范二王子孟趙

李任張列傳第九十五

舊唐書

宋

祁

奉

敕

撰

高宗文字崇文其先自渤海

徙幽州七世不異居開元中

再表其間崇文性樸重寡言

少籍平盧軍貞元中從韓全

義鎮長武城治軍有聲累官

金吾將軍吐蕃三萬寇寧州

崇文率兵三千往救戰佛堂

原大破之封渤海郡王全義

入朝留知行營節度後務遷

長武城都知兵馬使劉闢反

宰相杜黃裳薦其才詔檢校

工部尚書左神策行營節度

使俾統左右神策麟游奉天

諸屯兵討闢時顯功宿將人

人自謂當選及詔出皆大驚

始崇文選兵五千常若寇至



至是卯漏受命辰巳出師器良械完無一不具過興元士  
有折逆旅七著者即斬以徇乃西自閬中出卻劔門兵解  
梓潼之圍賊將邢泚退守梓州詔拜崇文東川節度使初  
開陷東川執節度使李康不殺也至是歸康以勾雪崇文  
數康失守罪斬之鹿頭山南距成都百五十里扼二川之  
要關城之旁連八屯以拒東兵崇文始破賊二萬于城下  
會雨不克攻明日戰萬勝堆堆直鹿頭左使驍將高霞寓  
數之士拔緣上矢石如雨募死士奪而有之盡殺戍者焚  
其柵下瞰鹿頭城人可頭數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搖大將  
阿跌光顏與崇文約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乃軍鹿頭西

斷賊糧道賊大震其將李文悅以兵三千自歸仇良輔  
鹿頭城一萬衆降執闢子方叔婿蘇彊遂趣成都餘兵皆  
面縛送款闢走追擒之檻送京師入成都也師屯大達市  
并不移珍貨如山無秋豪之犯邢泚已降而貳斬于軍衣  
冠脅汗者詣牙請命崇文爲條上全活之進檢校司空西  
川節度副大使南平郡王實封三百戶刻石紀功于鹿頭  
山崇文不通書厭案牘諮判以爲繁且蜀優富無所事請  
并邊自力乃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寧慶節度使爲京  
西諸軍都統崇文恃功而侈舉蜀帑藏百工之巧者皆自  
隨又不曉朝廷儀憚於覲謁有詔聽便道之屯居邠三年



戎備整修卒年六十四贈司徒謚曰威武會昌六年詔配  
享憲宗廟子承簡少事忠武軍後更隸神策以崇文平蜀  
功除嘉王傅裴度征蔡奏署牙將蔡平詔析上蔡郟城遂  
平西平四縣爲潁州拜承簡刺史治郟城始開屯田列防  
庸瀕潁綿地二百里無復水敗皆爲腴田先是賊築武宮  
以夸戰勞承簡夷其丘坵家財以葬葺儒宮備俎豆歲時  
行禮野有菽實民得以食將吏立石頌功遷邢州刺史  
觀察府責賦尤急承簡代下戶數百輸租遷宋州會宥  
武將李芥反遣使責財于宋承簡囚之前後數輩輒繫獄  
一日并出斬于牙門威震部中芥悉兵攻之宋有三城南

城陷承簡保北兩城數與賊确會徐州救至芥爲李質所  
執兵遂潰拜充海沂密節度使遷義成軍檢校尚書左僕  
射入拜右金吾衛大將軍復節度邠寧先是虜多以盛秋  
犯邊承簡請屯寧州以制其侵屬疾還朝道卒贈司空謚  
曰敬崇文孫駢自有傳

伊慎字寡悔兗州人通春秋戰國策天官五行書用善射  
爲折衝都尉喪母將合葬而不知父墓晝夜哭夢若有導  
者旣發之舊志可按也乃得葬江西路嗣恭討哥舒是以  
慎爲先鋒疾戰破賊斬首三千級下韶州戰把江口水湍  
駛乃爲桴寘薪焉乘風縱火賊焚且溺不可計與諸將追



唐書卷九十五  
三  
斬晃泚授連州長史知團練副使三遷江州別駕討梁  
崇義也慎以江西牙兵屬李希烈希烈署漢南北兵馬使不  
受獨率所部破崇義於蠻水效俘三萬襄漢平功多希烈愛  
其材數饋遺欲縻止之卒以計免明年希烈果反嗣曹王  
臯至鍾陵得而壯之拔爲大將希烈恐爲臯所任遺以七  
屬甲詐爲慎書行反間帝遣使即軍中斬之臯表列其誣  
來報賊泚江徇地臯授慎兵勞而遣與賊大戰破之收黃  
梅次長平殺賊將斬級千餘拔蔡山尤力遂下蘄州即拜  
刺史封南充郡王天子在梁州包佶轉東南財糧次蘄口  
賊遣驍將杜少誠以兵萬人過江道不得西慎選士七千

列三屯相望偃旗以待少誠分圍之未合慎自中屯鼓之  
諸屯悉出奮擊賊亂少誠走斬別將許少華封其尸爲京  
冢漕無留艱進圍安州希烈之甥劉戒虛以兵八千來援  
慎逆擊于應山禽之示城下州開門降以功爲安州刺史  
實封百戶攻隋州戰厲鄉斬首五千級喻降李惠登四薦  
惠登爲刺史拜慎安黃州節度使吳少誠反詔領步騎五  
千兼統荆南湖南江西兵當一面遇賊于三州港營義陽  
戰于申斬首數千加檢校刑部尚書貞元末詔安黃爲奉  
義軍即爲奉義節度憲宗卽位以兵付其子宥身入朝拜  
尚書右僕射改金吾衛大將軍以錢三十萬賂宦人求帥



河中事暴帝沒其半賊貶右衛將軍明年念舊勞復檢校右僕射兼右衛上將軍卒贈太子太保謚曰壯繆乾符中盜發其墓賜絹二百脩瘞云

朱忠亮字仁輔汴州浚儀人舉明經不中往事昭義節度使薛嵩爲裨將屯普潤開田峙糧以功擢太子賓客朱泚亂率麾下四十騎至奉天封東陽郡王爲定難功臣扈狩梁州爲賊鈔獲繫長安獄賊平李晟釋之奏隸本軍累遷定平軍使憲宗立加御史大夫涇州將楊琦謀拒詔爲亂方集諸校計事屋壞琦墜死乃授忠亮涇原四鎮節度使本名士明至是賜今名隱覈軍籍得竄名者三千人歲收

乾沒十萬緡吏白耄卒不任戰者可罷答曰古於光馬不棄況戰士乎聞者莫不感奮涇俗舊多賣子忠亮以財贖免者前後數百築潘原城有勞改封丹陽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靈

劉昌裔字光後太原陽曲人幼重遲不好戲常若有所思度乃壯策說邊將不售去入蜀楊惠琳亂昌裔說之惠琳順命拜瀘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惠琳死客河朔間曲環方攻濮州表爲判官爲環檄李納剗曉大誼環上其彙德宗異之環領陳許軍又從府遷累進營田副使環卒上官浣知後務吳少誠引兵薄城浣欲遁去昌裔止曰受詔而守



死其職也況士馬完奮足交賊若堅壁不戰七日賊氣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況許諾賊攻堞壞不得脩昌裔密造飛棚聯柵即募突將千人鑿城以出擊賊走之比還柵已立守陴遂安兵馬使安國寧謀應賊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千人爲饗人賞二縑乃伏兵于道令持縑者斬一不能脫賊聞解去以功擢況陳許節度使昌裔陳州刺史韓全義敗于澱水引軍走陳求入保昌裔登陴揖曰天子命君討蔡何爲來陳且賊不敢至我城下右其舍外無恐明日從十餘騎持牛酒抵全義營勞軍全義不自意迎拜歎服改陳許行軍司馬況卒軍中推昌裔有詔檢校工部尚

書代節度命境上吏不得犯蔡人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使自治之少誠慙其軍亦禁境上暴掠者封彭城郡公元和八年大水壞廬舍溺居人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左龍武統軍召還京師始憲宗惡昌裔自立欲召之而重生變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人心愁苦可召也遂以韓臯代之至長樂驛知帝意因稱風眩卧第歲中卒贈潞州大都督謚曰威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初從邠寧軍爲別將事節度使韓游瓌德宗在奉天以戰守功累兼御史中丞治軍整毅游瓌畏其才將伺隙殺之希朝懼奔鳳翔帝聞召實左神



策軍貞元四年以游瓌政無狀使代之希朝曰始偪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反仄也固讓左金吾衛將軍張獻甫軍中憚獻甫嚴以兵脅監軍使請於帝必得希朝乃止詔拜寧州刺史邠寧節度副使俾佐獻甫俄遷振武節度使部有党項室韋雜居暴掠放肆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希朝度要害置屯保斥邏嚴密鄙民以安至小竊取亦殺無赦虜人憚伏相謂曰是必張光晟給姓名來也邊州每長帥至必效橐它駿馬雖甚廉者猶受之以結其歡希朝一不納積十四年虜保塞不敢橫初單于城池不樹希朝命蒔柳數歲成林貞元末請朝時諸鎮不以事自述

職者希朝而已帝悅拜右金吾衛大將軍王叔父用事謂其易制用爲右神策統軍充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屯奉天以韓泰爲副因欲使泰代之會不能得神策軍而罷憲宗立檢校尚書左僕射復爲右金吾衛大將軍俄檢校司空出爲朔方靄塩節度使遷河東率師討王承宗敗之木刀滿然老病不能有大功還朝改左龍武統軍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謚忠武改曰宣武希朝號當世善將或比之趙充國在朔方時招突厥別部沙陀千落衆萬餘有之其後用沙陀戰者所至有功王鐸字昆吾自言太原人始立湖南團練府爲裨將楊炎



道潭與語異其才嗣曹王臯爲團練使俾鏐誘降武岡叛將王國良以功擢邵州刺史臯之節度江西也李希烈南侵臯與鏐兵三千使屯潯陽而臯全軍臨九江襲蘄州遂以衆濟表鏐江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都虞候鏐小心善刺軍中情僞事無細大臯悉知之因推以腹心雖家人燕居或預焉臯攻安州使伊慎盛兵圍之而遣鏐入城中約降使殺不從者翌日城開慎以賊降乃已功不下鏐稱疾避之臯爲荆南節度使欲署府少尹而上佐鄙其人乃復檄都虞候從臯朝京師臯奏鏐文用雖不足而它可試德宗擢爲鴻臚少卿先是天寶末西域朝貢酋長及安西北廷校史歲集京師者數千人隴右旣陷不得歸皆仰稟鴻臚禮賓月四萬緡

凡四十年名田養子孫如編民至是鏐悉籍名王以下無慮四千人畜馬二千奏皆停給宰相李泌盡以隸左右神策軍以酋長署牙將歲省五十萬緡帝嘉其公擢容管經畧使凡八年谿落安之遷嶺南節度使廣人與蠻雜處地征薄多牟利於市鏐租其廛權所入與常賦埒以爲時進衷其餘悉自入諸蕃舶至盡有其稅於是財蓄不貲日十餘艘載皆犀象珠琲與商賈雜出于境數年京師權家無不富鏐之財召爲刑部尚書淮南節度使杜佑數請代乃以鏐檢校兵部尚書爲佑副厚事佑以悅之坐必就司馬聽事不數日遂代佑久之入拜尚書左僕射又檢校司徒



爲河中節度使進兼太子太傅徙河東河東自范希朝討鎮無功兵才三萬騎六百府庫殘耗鏐能補完嗇費未幾兵至五萬騎五千財用豐餘會回鶻并麾尼師入朝鏐欲示威武傾駭之乃悉軍迎廷列五十里旗幟光鮮戈鎧犀密回鶻恐不敢仰視鏐偃然受其禮帝聞嘉之卽除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鏐自見居財多且懼謗納錢二千萬李絳奏言鏐雖有勞然僉望不屬恐天下議以爲宰相可市而取帝曰鏐當太原殘破後成雄富之治官爵所以待功功之不圖何以爲勸王播所獻數萬萬亦可以平章政事乎不聽卒贈太尉謚曰魏鏐初附太原王翊爲從

子以婚閥自高翊子弟亦藉鏐多得官又常讀春秋自稱儒者士頗笑之善任數持下在淮南時常得無名書內鞞中俄取它書焚之人信其無名者異日因小罪并以所告窮驗示衆以神明性纖嗇有所程作雖碎瑣無所遺官曹簾壞吏將易之鏐取壞者付船坊以鍼箬每燕饗輒錄其餘賣之以收利故鏐家錢徧天下子稷歷鴻臚少卿鏐在藩稷常留京師視勢高下輕重以納貲焉嘗請籍坊以廣第舍作複垣洞穴實金錢其中鏐卒奴告稷更遺占沒所獻表度爲言乃論殺奴長慶二年用稷爲德州刺史悉全寶勝侍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因軍亂殺稷納其



女為媵開成中滄州節度使劉約奏稷子叔泰生五歲值全略亂為郡人匿養得不死送叔泰京師文宗憫焉詔授九品官使奉饗祀

孟元陽史失其何所人起陳許軍中以嚴整稱曲環領節度使時已為大將使董作西華屯盛夏屨而立于塗役休乃就舍故田輒歲稔而軍食常足環卒吳少誠來寇元陽嬰城守圍甚急然終不能傳城韓全義敗五樓列將多私去獨元陽與神策將蘇元策宣州將王幹以所部屯潞水破賊二千詔拜陳州刺史憲宗立遷河陽節度使五年盧從史敗檢校尚書右僕射徙帥昭義軍入為右羽林統軍

封趙國公改右金吾大將軍復拜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王栖曜濮州濮陽人安祿山反尚衡袁義兵討賊署牙將徇兗鄆諸縣下之進牙前總管賊將邢超然守曹州乘城指顧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矢殞之遂拔曹州累授試金吾衛將軍袁晁亂浙東御史中丞袁倓討之表為偏將與賊戰日十餘遇生禽晁收州縣十六授常州別駕浙西都知兵馬使時江介未定詔內常侍馬日新以汴滑軍五千鎮之中人暴橫賊蕭廷蘭乘眾怨逐日新劫其眾栖曜方游弈近郊賊脅取之與圍蘇州栖曜乘賊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兵出戰賊眾大敗遷試金吾大將軍李靈耀反汴州浙



唐書卷九十五  
西觀察使李涵使提兵四千爲河南掎角有功李希烈陷  
汴州也乘勝東略次寧陵將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滉使  
栖曜以彊弩三千涉水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矢集  
帳前驚曰江淮弩士入矣遂不敢東貞元初拜左龍武大  
將軍出爲鄜坊節度使十九年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成  
栖曜性謹厚善騎射始將兵時涉寇境遇游騎環合乃規  
百步立表而射每射破的虜相顧懼引去

子茂元少好學德宗時上書自薦擢試校書郎改太子贊  
善大夫呂元膺留守陳都署防禦判官淄青留邸卒謀亂  
元膺率兵圍之士無敢先者茂元取一人斬之眾乃進賊

遂出奔累遷嶺南節度使蠻落安之家積財交煽權貴鄭  
注用事遷涇原節度使注敗悉出家貲餉兩軍得不誅封  
濮陽郡侯召爲將作監領陳許節度使又徙河陽討劉稹  
也李德裕以茂元兵寡詔王宰領陳許合義成兵援之以  
河陰所貯兵械內庫甲弓矢陌刀賜之會病以宰兼河陽  
行營攻討使卒贈司徒謚曰威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善騎射天寶末從河南防禦使  
張介然討安祿山授易州遂城府左果毅史朝義兵圍宋  
州城中食盡且降昌說刺史李岑曰李光弼在河陽江淮  
足兵執必來援今廩麴尚多若屑以食可支二十日則救



至岑聽之昌乃被鎧登城以忠義諭賊賊畏不敢攻俄而光弼援軍至賊夜潰光弼聞其謀召置軍中將用之會光弼卒還爲宋州牙門將李靈耀以汴州反刺史李僧惠欲應之昌請見陳逆順計且泣僧惠悟即馳奏請自將討賊故靈耀失助不得逞汴州平李忠臣疾僧惠攻殺之昌遁去劉玄佐領宣武節度使擢昌左廂兵馬使李納反以偏師收考城克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玄佐攻濮州以昌攝刺史李希烈取汴玄佐別將高翼提精卒守襄邑城陷翼赴水死江淮大震昌以兵三千守寧陵希烈衆五萬攻之昌掘塹以遏地道相拒凡四十餘日賊數敗乃解圍去更

攻陳州昌從玄佐以浙西三萬兵救之西去陳五十里昌薄其軍大戰破之擒賊將翟曜希烈奔還蔡州加檢校工部尚書累實封一百戶貞元三年入朝詔以宣武兵八千北出五原士卒有逗留沮事者斬三百人乃行舉軍惰伏尋授京西行營節度使歲餘改四鎮北廷行營兼涇原節度七年城平涼開地二百里扼彈箏峽又西築保定并青石嶺凡七城二堡旬日就以功檢校尚書右僕射累封南川郡王十四年歸化堡軍亂逐大將張國誠詔昌經畧昌入堡誅數百人復使國誠統之昌在邊凡十五年身率士墾田三年而軍有羨食兵械銳新邊障安寧及感疾詔赴



京師未行卒年六十五贈司空初城平涼當劫盟後將士骸骨不藏昌始命瘞之夕夢若詣昌厚謝者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出衣數百稱官爲賽具歛以棺槨分建二冢大將曰旌義冢士曰懷忠冢葬淺水原詔翰林學士爲銘識其所昌盛陳兵衛具牢醴率諸將素服臨之邊兵莫不感泣

子士涇尚雲安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少卿家積財內結權近善胡琴故得幸於貴人後遷太僕卿給事中韋弘景等封還制書以士涇交通近倖不當居九卿憲宗曰昌有功於邊士涇又尚主官少卿已十餘年制書宜下弘景等

乃奉詔

贊曰唐杜牧稱寧陵之圍解劉玄佐召昌問曰君以孤城用一當十何以能守昌泣曰始昌令守陴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猝下斬之士有死志故能守因伏地流涕玄佐亦泣曰國家將富貴汝史臣謂不然且勒兵乘城與賊抗所賴賞罰耳今無罪而斬其甥志且離不祥莫大焉寧好事者傳此以益其美非昌志也牧以爲張巡許遠陷睢陽其名傳昌全寧陵而事不得暴于世寧牧未之思邪

趙昌字洪祚天水人始爲昭義李承昭節度府屬累遷虔



州刺史安南酋獠杜英翰叛都護高正平以憂死拜昌安南都護夷落嚮化母政築居十年足疾請還朝以兵部郎中裴泰代之入爲國子祭酒未幾州將逐泰德宗召昌問狀時年踰七十占對精明帝竒之復拜安南都護詔書至人相賀叛兵即定憲宗初立檢校戶部尚書遷嶺南節度使降輯陬荒以勞徙節荆南召入再遷工部尚書兼大理卿出爲華州刺史對麟德殿趨拜強駛帝訪其所以願養遷太子少保卒年八十五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成

李景略幽州良鄉人父承悅檀州刺史密雲軍使景略以蔭補幽州府功曹參軍大曆末客河中闔門讀書李懷光

爲朔方節度使署巡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貨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略覈實論殺之旣而有若女厲者進謝廷中如光妻云遷大理司直懷光屯咸陽將襲東渭橋詔幕府計議景略曰殺朱泚還軍諸道杖策詣行在此轉禍爲福也不聽旣出軍門慟哭曰豈意此軍乃陷不義乎遂遁歸靈武節度使杜希全表置于府累轉侍御史豐州刺史豐州當回紇通道前刺史軟柔每虜使至與抗禮時梅錄將軍入朝景略欲折之因郊勞前遣人謂曰可汗新沒欲弔使者乃坐高壠待之梅錄俯僂前哭景略即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慕於是虜容氣沮索不敢抗以父行呼景略自此



回紇使至者皆拜于庭威名顯聞希全忌之誣奏貶袁州司馬希全死遷左羽林將軍對德宗延英殿論奏衍衍有大臣風會河東節度使李說病以景略爲大原少尹行軍司馬時方鎮旣重故少召還者惟不幸則司馬代之自說有疾人心固屬景略矣會梅錄復入朝說大會虜人爭坐說不敢遏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驚拜曰非李豐州邪遂就坐將吏相顧嚴憚說愈不平賂中尉竇文場謀毀去之歲餘塞下傳言回紇將南寇文場方侍帝傍即言豐州當得良將且舉景略乃拜豐州刺史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窮塞苦寒地堵鹵邊戶勞悴景略至節用約已與士

同甘參鑿咸應永清一涖公漑田數百頃儲稟器械畢具威令肅然聲雄北疆回紇與之卒于屯年五十五天下惜用景略才有所未盡贈工部尚書

任迪簡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天德李景略表佐其軍嘗宴客而行酒者誤進醢景略用法嚴迪簡不忍其死飲爲醢徐以它辭請易之歸略血不以聞軍中悅其長者景略卒舉軍請爲帥監軍使拘迪簡不聽衆大呼破戶出之德宗遣使者察變具得所以然乃授豐州刺史天德軍使由殿中侍御史授兼大夫散騎常侍入爲太常少卿太子左庶子張茂昭以易定歸擢迪簡行軍司馬代之大將楊伯



王據牙不納衆殺之別將張佐元復叛迪簡斬以徇乃入以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承茂昭奢縱後公私屈叟欲饗士無所給至與下同糲食身居戟戶踰月軍中感其公請安卧內迪簡乃許三年上下完充以疾入除工部侍郎不能朝改太子賓客卒贈刑部尚書謚曰襄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業儒不顯乃學騎射從王斛斯以別校征遼東有功李峘伐劉展署爲部將效首萬級累堪壽州刺史舒廬壽都團練使州送租賦詣都至賴爲盜所奪萬福領輕兵尾襲賊倉卒不得戰悉禽之盡得所亡并先掠人妻女財畜萬計還其家

不能自致者給舟車以遣真拜刺史兼淮南節度副使而節度崔圓忌之失刺史改鴻臚卿使將千人鎮壽州不以爲恨時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駐濠州陰窺淮南圓又令攝舒州刺史督淮南盜賊窮破株黨大曆三年召見代宗曰欲一識卿面且將以許杲累卿萬福辭謝因前曰陛下以一許杲召臣如河北諸將叛欲屬何人帝笑曰始爲我了杲事且當大用乃拜和州刺史兼行營防禦使督盜淮南萬福至州杲懼徙屯上元過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使萬福追討未至杲爲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循



淮鈔而東萬福倍道追殺之免者十三盡還所剽於民元甫將厚賞士萬福曰官健坐仰衣食無所事今一小煩之不足過賞請用三之一帝下詔褒美賜具衣宮錦十雙久之詔以本鎮兵千五百人防秋京師萬福詣揚州還所領兵會元甫死諸將願得萬福爲帥監軍使邀請之對曰我非幸人勿以此待我遂去以利州刺史鎮咸陽且留宿衛李正己反屯兵埇橋江淮漕船積千餘不敢踰渦口德宗乃以萬福爲濠州刺史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萬福因馳至渦口駐馬于岸悉發漕船相銜

進賊兵倚岸熟視不敢動改泗州刺史魏州饑父子相賣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忍其困令兄子將米百車饑之贖魏人自賣者給資遣之爲杜亞所忌召拜右金吾將軍及見帝驚曰亞乃言爾昏耄何邪召圖形凌煙閣數賜與并敕度支籍口畜給其費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事伏閣不去帝震怒左右懼不測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八十與見盛事徧揖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以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九十萬福自終始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莅凡九州皆有惠愛初在泗州遇李希烈反陳少游悉以部刺史妻子質揚州萬福獨不遣謂使者



爲我白公妻老且醜不足恩公意卒不行人稱其直  
高固不知何許人或言四世祖侃永徽中爲北延安撫使  
禽車鼻可汗以功爲安東都護固生微賤爲家所賣轉爲  
渾瑊童奴字黃荇性敏惠有旅力善騎射能讀左氏春秋  
瑊愛養之以齊有高固因以名以乳媪女女固從瑊屯朔  
方德宗在奉天固仍從瑊賊突入東雍門固引銳士長刀殺  
賊數十人曳車塞闔賊不能入封渤海郡王李懷光反使  
邠寧留後張昕將兵萬人先趣河中固在行乃伺間入帳  
下斬昕首以徇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前軍兵馬使貞元十  
七年邠寧節度使楊朝晟卒詔將并邠寧朔方爲一軍議

以本朝采爲節度劉南金副之以詢邠軍咸曰如詔數日  
復劫固爲帥固曰然能聽吾言乃可衆唯唯固徇曰毋殺  
人毋肆掠三軍皆順悅帝亦念固功乃拜邠寧節度使固  
本宿將且寬厚人皆安之然久在散位數爲儕類輕笑及受  
命衆多懼固一釋不問憲宗時檢校尚書右僕射入爲右  
羽林統軍卒贈陝州大都督

郝玘不記其鄉里貞元中爲臨涇鎮將嘗從數百騎出野  
還說節度使馬璘曰臨涇扼洛口其川饒衍利畜牧其西  
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願城之爲休養便地玘  
出或謂璘曰玘言信然雖然公所以蒙恩大幸以邊防未



固也上心日夜念此故厚於公今若用玳言則邊已安尚何事爲璘遂不聽及段佑代節度玳又說曰天寶時天下以兵爲防獨西戎耳而塞至京師且萬里自祿山反西陲盡亡寰內爲邊郡每虜入寇驅并間父子與馬牛焚積聚殘室廬邊人耗盡今若築臨涇以折虜勢使甚佑唯許請于朝卒詔城臨涇爲行原州以玳爲刺史戍之自是虜不敢過臨涇玳在邊積三年每討賊不持糗糧取之於敵獲虜必剗剔而歸其屍虜大畏道其名以怖啼兒遷檢校左散騎常侍涇原行營節度使封保定郡王贊普常等玳身鑄金象令于國曰得生玳者以金玳償之朝廷畏失名將

徙爲慶州刺史卒佑本郭子儀牙將征伐有功貞元末爲涇原節度使虜畏憚之終右神策大將軍

史敬奉者靈州人事朔方軍爲牙將元和中吐蕃數犯塞十四年敬奉白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齋一月糧深入虜地分賊勢叔良以二千兵予之行十餘日不聞問皆謂已歿敬奉乃由間道繞出虜後部落奔駭因大破之驅其餘衆於瓠蘆河獲馬牛雜畜追萬數賜實封五十戶敬奉遂陋類不勝衣其走逐奔馬挾鞍勒以上而後羈帶之矛矢在手前無彊敵甥姪部曲二百人每出輒分其隊爲四五隄水草數日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與鳳翔將野詩



良輔及郝玘皆以名雄邊良輔者後為隴州刺史朝廷遣使至吐蕃虜輒言唐家稱和好豈妄邪不爾安得任良輔為隴州刺史

列傳第九十五

李烏王楊曹高劉石列傳第九十六

唐書一百七十二

宋 祁 奉 敕 撰

李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貞觀中內屬以其地為雞田州世襲刺史隸朔方軍光進與弟光顏少依舍利葛旃葛旃妻其女兄也初葛旃殺僕固瑒歸河東辛雲京遂與光進俱家太原以沈果稱從馬燧救臨洛戰洹水有功歷前後軍牙門將兼御史大夫代州刺史元和四年王承宗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為都將時光顏亦至大夫故軍中呼小大夫俄檢校工部尚書為振武節度使賜姓以光寵之別詔光顏拜洛州刺史弟兄榮冠當時光進



唐史傳卷之六  
一  
徙靈武卒年六十五贈尚書左僕射有至性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貲貯納管鑰於姒光進命反之曰婦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如初  
光顏字光遠葛旃少教以騎射每歎其天資稟健已所不逮長從河東軍爲裨將節度使馬燧謂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劍贈之討李懷光楊惠琳戰有功從高崇文平劍南數搴旗蹈軍出入若神益知名進兼御史大夫歷代洛二州刺史元和九年討蔡以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始踰月擢本軍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光顏

乃壁激水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衆不得出光顏毀其柵將數騎突入賊中反往一再衆識光顏矢集其身如蝟子攬馬鞅諫無深入光顏挺刃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北當此時諸鎮兵環蔡十餘屯相顧不肯前獨光顏先敗賊始裴度宣慰諸軍還爲憲宗言光顏勇而義必立功俄又與烏重胤破賊小激河初都統韓弘約諸軍攻賊賊先薄重胤壘重胤中矛創甚請救於光顏光顏策賊出則小激河之堡可乘且重胤不可破遣大將田頔宋朝隱襲其城夷之賊失贅聚弘怒不救重違節度取頔等將戮之舉軍惜其材光顏不敢拒會中人景忠信至和其



然卽矯詔械繫在所馳以聞有詔釋之弘及光顏更以表言帝謂弘使曰違都統令當死但以功可贖赦之以爲後圖弘不悅自是與弘有隙十一年屢困賊遂拔凌雲柵捷奏入帝大悅厚賚其使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月敗賊於郾城死者什三數其甲凡三萬悉畫雷公符斗星署曰破城北軍郾守將鄧懷金大恐其令董昌齡因是勸懷金降且來請曰城中兵父母妻子皆質賊有如不戰而屈且赤族請公攻城我舉火求援援至公迎破之我以城下光顏許之賊已北昌齡奉僞印懷金率諸將素服開門侍光顏入之城自壞者五十版弘素寒縱陰挾賊自重且

惡光顏忠力思有以撓巖之乃飾名姝教歌舞六博襦綺珠琲舉止光麗費百鉅萬遣使以遺光顏曰公以君暴露于外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約旦日納焉乃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以侍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爲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貳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賂使者還之於是士氣益勵裴度築赫連城於淹口率輕騎觀之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爲震壞度危甚光顏力戰却之先是光顏策賊必至密



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其歸賊敗棄騎去顛死溝中者千餘由是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董重質奔洄曲軍降愬光顏躍馬入賊營大呼衆萬餘人投甲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入朝召對麟德殿賜與蕃渥命宴其第歸芻米二十車帝討李師道徙義成節度使許以忠武兵自隨不三旬再敗賊濮陽拔斗門斬數千級上言許鄭兵合不可用遂復鎮忠武吐蕃入寇徙邠寧軍時虜毀鹽州城使光顏復城之亦以忠武兵從初田縉鎮夏州以叨沓開邊隙故党項引吐蕃圍涇州郝玘力戰破之光顏聞賊至料兵以赴邠人慢言怙怙騰諫不肯行光顏爲陳說

大義感慨流涕聞者亦泣下遂卽路虜走出塞穆宗立召還賜開化里第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軍資況不貲以寵示羣臣俄徙鳳翔帝將伐鎮州復還忠武又兼深冀行營節度使宰相百官班餞帝御通化門臨送賜珍器良馬玉帶光顏提軍深入而餽運不至有詔以滄景德棣州益之光顏以宰相處置失宜辭兼領亦會赦王廷湊復所治李宥亂汴州詔摠軍出討朝受命暮即戎翌日拔尉氏與汴人戰琵琶溝未陣薄之賊走宥平進兼侍中敬宗初真拜司徒河東節度使寶曆二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尉謚曰忠賻賜良厚及葬文宗以其功高復賜帛二千匹光顏性



忠義善撫士其下樂爲用許師勁悍常爲諸軍鋒故數立  
勲王仙芝黃巢反諸道告急多請以助守大校曹師罕以  
千五百人隸招討使朱威張貫以四千人隸副使曾元裕  
僖宗倚許軍以屏蔽東都有請以爲援率不報大將張自  
勉討雲南党項龐勛亂解圍壽州戰淮口以功累擢右威  
衛上將軍至是表請討賊詔乘傳赴軍解宋州圍威忌自  
勉成功請以隸麾下且欲殺之宰相得其謀不聽以自勉  
代元裕

烏重胤字保君河東將承玘子也少爲潞牙將兼左司馬  
節度使盧從史奉詔討王承宗陰與賊連吐突承瓘將圖

之以告重胤乃縛從史帳下士持兵合譴重胤叱曰天子  
有命從者賞違者斬士斂手還部無敢動憲宗嘉其功擢  
河陽節度使封張掖郡公帝討淮蔡詔重胤以兵壓賊境  
割汝州隸其軍與李光顏相掎角大小百餘戰凡三年賊  
平再遷檢校司空進邠國公徙橫海軍建言河朔能拒朝  
命者蓋刺史矢權鎮將領軍能作威福也使刺史得職大  
帥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能據一州爲叛哉臣所管三州輒  
還刺史職各主其兵因請廢景州法制脩立時以爲宐討  
王廷湊也出屯深州方朝廷號令乖迤賊寢不制重胤久  
不敢進穆宗以爲觀望詔杜叔良代之以重胤爲太子太



保長慶末以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召至京師改節天平軍文宗初真拜司空李同捷請襲父位帝方務靜安授同捷交海以重胤者將兼節度滄景以齊州隸軍未幾卒年六十七贈大尉謚懿穆重胤出行伍善撫士與下同其苦蔡將李端降重胤蔡人執其妻殺之妻呼曰善事烏僕射得士心大抵如此待官屬有禮當時有名士如溫造石洪皆在幕府旣歿士二十餘人剖股以祭子漢弘嗣爵居母喪奪爲左領軍衛將軍固辭帝嘉許之

石洪者子濬川其先姓烏石蘭後獨以石爲氏有至行舉明經爲黃州錄事參軍罷歸東都十餘年隱居不出公卿數薦皆不答重胤鎮河陽求賢者以自重或薦洪重胤曰彼無求於人其肯爲我來邪乃具書幣邀辟洪亦謂重胤知己故欣然戒行重胤喜其至禮之後詔書召爲昭應尉集賢校理又有李珙者世儒家珙獨尚材武有崖岸嘗至澤潞見李抱真欲署牙將聞其使酒不用都將王虔休曰珙竒士不能用即殺之無爲它人得也抱真不納虔休代節度引爲將重胤禽從史珙將救之旣聞謀出朝廷乃止重胤愛其才討淮西也表爲行營都將終右武衛上將軍



王沛許州許昌人少勇決爲節度使上官浼所器妻以女  
署牙門將浼卒它壻田偁脅浼子襲領其軍謀殺監軍沛  
知其計密告之支黨悉禽德宗嘉美即拜行軍司馬而劉  
昌裔領節度奏沛爲監察御史有詔護浼喪還京師帝召  
見歎息以爲功異等嫌昌裔所請薄謂沛曰吾意殊未厭  
爾歸矣方使別奏沛未至許拜兼御史中丞李光顏討吳  
元濟竒沛風槩署行營兵馬使使將勁兵別屯數破賊有  
功時詔書趣戰諸將觀望不敢度潞以壁沛引兵五千夜  
濟合流扼賊衝遂城以居於是河陽宣武太原魏博等軍  
繼度圍郟城沛先結壘與賊對蔡將鄧懷金遂降蔡平加

來夫之復從之族之青及光顏鎮邪詔分於其  
人爲都將救鹽州敗潘以功擢寧州刺史徙陳州  
之亂以忠武節度副使率師討分加檢校右散騎常  
拜究海沂密節度使是時新庭府俗獷驚沛明示  
以時軍政大治以檢校工部尚書徙忠武太和元  
尚書右僕射子逢從父征伐累功署忠武都知  
太和初入爲諸衛將軍從劉沔石雄破回鶻於天德  
二千人未嘗戰欲冒常賜逢不與或爲請之答曰士  
取賞若無功而賞何哉武宗以逢用法嚴使宰相李  
慶之逢曰戰者前蹈白刃不以法人孰用命討劉



太原道行營將領陳許兵七千屯翼城積平加檢校  
騎常侍後亦至忠武節度使云

楊元卿史失其何所人少孤慷慨有術略客江海  
論人謂狂生吳少誠跋扈蔡州元卿以褐衣見署  
召入募府又事少陽每奏事至京師頗爲宰相李吉甫  
納元卿還與少陽言君臣大義以動其心賊黨惡而  
之判官蘇肇保款乃免然元卿陰橈少陽事而輸款  
元濟壇襲節度元卿欲因其財使不振謬說曰先公  
諸將至寒餒府之有亡我具知之君若大賜將  
甲車辭厚禮邀事諸鎮則諸將悅無幾功

持表見天子安有不從者元濟許之既至則具條賊虛實  
請救諸道執元濟誅之元濟覺乃殺其妻并四子坊爲一  
棚射之肇亦被害憲宗拜元卿岳王府司馬與李愬議僑  
置蔡州以元卿爲刺史優納降附壞城黨與元卿入見願  
假度支錢及它奏請不合旨又裴度以諸將討蔡三年功  
且成若又以州與元卿恐缺望生事議格更授光祿少卿  
蔡平超拜左金吾衛將軍建言淮西多恠珍寶帶往取必  
得帝曰我討賊爲人除害賊平我求得矣焉用寶止勿復  
言出爲汾州刺史復入爲金吾長慶初鎮魏易帥元卿具  
道所以成敗事穆宗久乃悟賜白玉帶擢涇原渭節度使



元卿墾發屯田五千頃屯築高垣牢鍵閉寇至耕者保垣以守居六年涇人德之徙節河陽何進滔亂魏博元卿請自齋三月糧舉軍出討文宗嘉美加檢校司空獻粟二十萬石助天子經費進光祿大夫徙宣武軍大和七年以疾歸東都授太子太保卒贈司徒然性儉巧所至聚斂諧結權近故累變方任云子延宗開成中爲磁州刺史與河陽兵謀逐帥自立事敗詔以元卿嘗毀家歸忠全其宗杖死延宗於京兆府賜還田產

曹華宋州楚丘人始從宣武軍縛亂將李迺送闕下節度使董晉署爲牙將後避仇奔東都會吳少誠叛留守王翊

署華襄城戍將華浚隍埤堦日與賊搏數禽賊憚之憲宗初累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召至京師賜矛甲繒錦還屯拜寧州刺史未行屬吳元濟不受命詔河陽懷汝節度使烏重胤討之重胤請華自副戰青陵城賊大奔拔凌雲柵以功封陳留郡王蔡平進棣州刺史州與鄆北時賊略定滴河華遽逐賊斬二千級復其縣又募羣盜可用者貸死補屯卒使據孔道賊至輒擊卻之不敢北擢橫海節度副使時朝廷拔鄆爲三鎮其明年交海軍亂殺觀察使王彥詔華往伐視事三日合軍大饗幕甲士于廡酒中令曰天子以鄆人參別而戍有轉徙勞欲厚賞之請鄆人右州兵



左既而出州兵乃闔門大言曰天子有命誅殺帥者甲起于幕環之凡斬千二百人血流殷渠赤氛冒門高丈餘海沂之人重足屏息華惡沂地福請治充許之自李正巳盜齊魯俗益汙驚華下令曰鄒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祀孔子祠立學宮講誦斥家貲佐贍給人乃知教成就諸生仕諸朝鎮人害田弘正華亟請以本軍進討不從進華檢校工部尚書就充節度使李宥叛以兵取宋州華不待命以兵逆擊破之宥平檢校尚書右僕射徙鎮義成軍盜殺商賈吏捕得乃華嬖人華怒斷其頸以祭死者卒年六十九贈左僕射華雖戕伍而動必由禮愛重士

大夫不以貴倨人至厮豎必侍以誠信人以為難

高瑀冀州蓆人少沈邃喜言兵釋褐右金吾曹參軍累遷陳蔡二州刺史入為太僕卿忠武節度使王沛死衛軍諸將多自謂得之宰相裴度韋處厚以瑀治陳蔡素有狀習軍中情偽欲任之會其軍表句瑀乃檢校左散騎常侍領忠武節度使自大曆後擇帥悉出宦人中尉所輸貨至鉅萬貧者假貸富人既得所欲則椎斲膏血倍以酬息十常六七及瑀有命士相告曰韋裴作相天下無債帥州比水旱無年瑀相地宜築隄庸百八十里時其鍾洩民賴不飢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六年徙節武寧軍以刑部尚書



召辭疾拜太子少傅不閱月復詔節度忠武卒于鎮贈司空瑀寬和居官無赫然譽所至稱治士人懷之

劉沔字子汪徐州彭城人父廷珍以羽林軍扈德宗奉天以戰功官左驍衛大將軍東陽郡王沔少孤客振武節度使范希朝署牙將軍中大會沔捉刀立堂下希朝奇之召謂曰後日必處吾坐希朝卒入爲神策將大和末累遷大將軍擢涇原節度使徙振武開成三年突厥劫營田沔發吐渾契苾沙陀部萬人擊之賊一轡無返者悉頒所獲馬羊于戰卒築都護府西北四壘進檢校戶部尚書武宗立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回鶻寇天德詔以兵據雲伽關虜引

去會昌二年又掠太原振武天子使兵部郎中李拭調兵食因視諸將能否拭獨稱沔乃拜河東節度兼招撫回鶻進屯鴈門關虜寇雲州沔擊之斬七裨將敗其衆以還太和公主功加檢校司空議者恨其薄又進金紫光祿大夫賜一子官虜殘衆走詔沔追北仍錄李靖平頡利事賜之軍還次代州歸義軍降虜二千使隸食諸道不受詔據滹沱河叛沔悉禽誅之劉稹阻命詔沔南討屯榆社沔素與張仲武不協時方追幽州兵故徙義成會王宰逗留宰相李德裕表沔鎮河陽以滑兵二千壁萬善居宰肘腋下激之俾出軍稹平進檢校司徒徙忠武節度使以病改太子



少保不任謁拜太子太傅致仕卒年六十五贈司徒  
石雄徐州人系寒不知其先所來少爲牙校敢毅善戰氣  
蓋軍中王智興討李同捷收棣州使雄先驅度河鼓行無  
前初徐軍惡智興苛酷謀逐之而立雄智興懼變因立功  
除州刺史詔以爲壁州刺史智興由是殺雄素所善百餘  
人誣雄陰結士搖亂請以軍法論文宗素知其能不殺流  
白州徙爲陳州長史党項擾河西召雄隸振武劉沔軍破  
羗有勞帝難智興久不擢會昌初回鶻入寇連年掠雲朔  
牙五原塞下詔雄爲天德防禦副使兼朔州刺史佐劉沔  
屯雲州沔召雄謀曰虜離散當掃除久矣國家以公主故

不欲亟攻我若徑趨其牙彼不及備必棄公主走我當迎  
主歸有如一捷吾則死之雄曰諾即選沙陀李國昌及契  
苾拓拔雜虜三千騎夜發馬邑且登振武城望之見斃車  
十餘乘從者朱碧衣謀者曰公主帳也雄潛使喻之曰天  
子取公主兵合第無動雄穴城夜出縱牛馬鼓譟直擣烏  
介帳可汗大駭單騎走追至殺胡山斬首萬級獲馬牛羊  
不貲迎公主還進豐州防禦使武寧李彥佐計劉稹逗留  
沔屯石會關顧望莫先進雄受命即勒兵越烏嶺破賊五  
壁斬獲千計賊大震雄臨財廉每朝廷賜與輒置軍門自



取一匹縑餘悉分士伍繇是衆感發無不奮武宗喜曰今將帥義而勇罕雄比者就拜行營節度使代彥佐徙河中積危蹙其大將郭誼密獻款請斬積首自歸衆疑其詐雄大言曰積之叛誼爲謀主今欲殺積乃誼自謀又何疑雄以七千人徑薄潞受誼降進檢校兵部尚書徙河陽初雄討積水次見白鷺謂衆曰使吾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如言帝聞下詔褒美宣宗立徙鎮鳳翔雄素爲李德裕識拔王宰者智興子於雄故有隙潞之役雄功最多宰惡之數欲沮陷會德裕罷宰相因代歸白敏中猥曰黑山天井功所酬已馱拜神武統軍失勢快快卒

贊曰世皆謂李愬提孤旅入蔡縛賊爲奇功殊不知光顏於平蔡爲多也是時賊戰日窘盡取銳卒抗光顏憑空堞以居故愬能乘一切勢出賊不意然則無光顏之勝愬烏能奮哉



于王二杜范列傳第九十七

唐書一百七十二

宋

祁

奉

款

撰

于頔字允元後周太師謹七世孫蔭補千牛調華陰尉累  
勞遷侍御史爲吐蕃計會使有專對材擢長安令駕部郎  
中出爲湖州刺史部有湖陂異時漸田三千頃久缺廢頔  
行縣命脩復隄閼歲獲秔稻蒲魚無慮萬計州地庫薄葬  
者不掩櫃頔爲坎瘞枯骨千餘人賴以安未幾改蘇州罷  
淫祠濬溝澮端路衢爲政有績然暴橫少恩杖前部尉以  
逞憾觀察使王緯以聞德宗不省俄遷大理卿爲陝虢觀  
察使慢言謝緯曰始足下効我三進官矣益自肆峻罰苛



懲官吏惴恐皆重足一迹參軍事姚峴不勝虐白沈于河  
貞元十四年拜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吳少誠叛峴率兵  
自唐州戰吳房朗山取之禽其將李璨又勝之濯神溝於  
是請升襄州爲大都督府廣募戰士儲糧械間然有專漢  
南意所悟者類治以軍法帝晚務姑息峴所奏建無不開允  
公斂私輸持下益急而慢於奉上誣劾鄧州刺史元洪朝  
延重違爲流端州命中人護送至棗陽峴遣兵劫洪還拘  
之表責洪太重改吉州長史遣使厚諭乃已嘗怒判官薛  
正倫奏貶陝州長史比詔下峴中悔奏復署舊職正倫死  
以兵圍其居彊使孽子與婚昵吏高洪縱使剝下別將陳

儀不勝忿刺殺洪一府驚潰累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封燕國公俄擅以兵取鄧州天子未始誰  
何初襄有髮器天下以爲法至峴驕蹇故方帥不法者號  
襄樣節度憲宗立權綱自出峴稍懼願以子尚主帝許之  
遂入朝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請準杜佑月三奉朝  
詔可時宦者梁守謙幸於帝頗用事有梁正言者與峴子  
敏善敏因正言厚賂守謙求峴出鎮又不報敏怒其給責  
所饋誘正言家奴支解之棄溷中家童上變詔捕峴吏沈  
壁及它奴送御史獄命中丞薛存誠刑部侍郎王播大理  
卿武少儀雜問之頓與諸子素服待罪建福門門史不內



屏營負牆立更遣人上章有司拒不聞翌日復往宰相諭使還第貶爲恩王傅子敏竄雷州至商山賜死次子季友奪二官正及方免官流壁封州正言誅死久之拜戶部尚書帝討蔡頤獻家財以助國帝卻之又坐季友居喪荒宴削金紫光祿大夫帝初欲頤告老宰相李逢吉謂得謝乃優禮非所以示責明年乃致仕宰司將以太子少保官之帝改署賓客鬱鬱不得意卒贈太保太常諡曰厲頤嘗制順聖樂舞獻諸朝又教女伎爲八佾聲態雄侈號孫吳順聖樂云季友尚憲宗永昌公主拜駙馬都尉從穆宗獵苑中求改頤諡會徐泗節度使李勣亦爲請更賜諡曰思尚書右丞張正甫封還詔書右補闕高鉞博士王彥威持不可謂頤文吏倔彊犯命擅軍襄鄧欲脅制朝廷殺不辜留制囚遮使者僭正樂勢迫而朝非其宿心得全要領而歿猶以爲幸不宜更謚帝不從方長慶特以勳家子通豪俠欲事河朔以策干宰相元稹而李逢吉黨謀傾執政乃告稹結客刺裴度事下有司驗無狀方坐誅

王智興字匡諫懷州溫人少驍銳爲徐州牙兵事刺史李洧洧棄李納挈州自歸納怒急攻洧智興能駛步奉表不數日至京師告急德宗出朔方軍五千擊納解去自是爲徐特將討吳元濟也李師道謀撓王師數侵徐救蔡節度



使李愿遣智興率步騎拒賊其將王朝晏方攻沛智興逆  
擊敗之朝晏脫身保沂州進破姚海兵五萬於豐北獲美  
妾三人智興曰軍中有子女安得不敗卽斬以徇朝晏自  
沂以輕兵襲沛夜戰狄丘復破之累遷侍御史元和十三  
年伐師道智興以步騎八千次胡陵與忠武軍會以騎界  
其子晏平晏宰爲先鋒自率軍繼之壞河橋收黃隧遂攻  
金鄉拔魚臺俘斬萬計賊平進御史中丞明年召還爲沂  
州刺史長慶初河朔用兵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充武寧軍  
副使河北行營諸軍都知兵馬使帥兵二千度河屬朝廷  
用崔羣爲武寧節度使羣畏智興難制密請追還京師未

報會赦王廷湊諸節度班師智興還羣遣寮屬迎之令士  
委甲而入智興心不悅因勒兵斬關入殺異已者十餘輩然  
后謁群謝曰此軍情也群乃治裝去智興以兵衛送還朝  
至埧橋掠鹽鐵院及貢物劫商旅逐濠州刺史侯弘度朝  
廷甫罷兵不能討卽詔檢校工部尚書充本軍節度使智  
興由是挈索財賂交權幸以賈虛名用度不足始稅泗口  
以佐軍須李弁攻宋州智興悉銳師出宋西鄙破之漳口  
弁平加檢校尚書左僕射李同捷以滄德叛智興請悉師  
三萬齎五月糧討賊詔拜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滄德行營招撫使旣戰降其將十輩銳士三千遂拔棣州



諸將聞戰愈力遂有功入朝燕麟德殿賜予備厚冊拜太傅封鴈門郡王進兼侍中改忠武河中宣武三節度卒拜七十九贈太尉子九人晏平晏宰知名

晏平幼從父軍以討同捷功檢校右散騎常侍朔方靈鹽節度使父喪擅取馬四百兵械七千自衛歸洛陽御史劾之有詔流康州不卽行陰求援於河北三鎮三鎮表其困改撫州司馬給事中韋溫薛廷老盧弘宣等還詔不敢下改永州司戶叅軍溫固執文宗諭而止

晏宰後去晏獨名宰少拳果長隸神策軍甘露之變以功兼御史大夫爲光州刺史有美政觀察使段文昌薦之朝

除鹽州刺史持法嚴人不甚便累擢邠寧慶節度使回鶻平徙忠武軍討劉稹也詔宰以兵出魏博趨磁州當是時何弘敬陰首鼠聞宰至大懼卽引軍濟漳水宰相李德裕建言河陽兵寡以忠武爲援旣以捍洛則并制魏博遂詔宰以兵五千椎鋒兼統河陽行營進取天井關賊黨離沮德裕以宰乘破竹勢不遂取澤州以其子晏實守磁爲顧望計帝有詔切責宰懼急攻陵川破賊石會關進攻澤州其將郭諛殺稹降宰傳稹首京師遂節度太原宣宗初入朝厚結權幸求宰相周墀劾之乃還軍吐蕃引党項回鶻寇河西詔統代北諸軍進擊以疾不任事徙河陽罷爲太



子少保分司東都進少傅卒晏實幼機警智與自養之故  
名與諸父齒積平擢淄州刺史終天雄節度使  
杜兼字處弘中書令正倫五世孫初正倫無子故以兄子  
志靜爲後父虞爲鄭州錄事參軍事安祿山亂逃去賊索  
之急宋州刺史李岑以兵迎之爲追騎所害兼尚幼逃入  
終南山伯父存介爲賊執臨刑兼號呼願爲奴以贖遂皆  
免建中初進士高第徐泗節度使張建封表置其府積勞爲  
濠州刺史性浮險尚豪侈德宗旣厭兵大抵刺史重代易  
至歷年不徙兼探帝意謀自固卽脩武備募占勁兵三千  
帝以爲才遂橫恣僚官韋賞陸楚皆聞家子有美譽論事

忤兼誣劾以罪帝遣中人至兼廷勞畢出詔執賞等殺之  
二人無罪死衆莫不冤又妄繫令狐運而陷李藩欲殺之  
不克元和初入爲刑部郎中改蘇州刺史比行上書言李  
錡必反留爲吏部郎中尋擢河南尹杜佑素善兼終始倚  
爲助力所至大殺戮哀執財貨極奢欲適幸其時未嘗欺  
卒年七十家聚書至萬卷署其末以墜鬻爲不孝戒子孫  
云

從弟羔貞元初及進士第有至性父死河北母更兵亂不  
知所之羔憂號終日及兼爲澤潞判官鞫獄有媼辨對不  
凡乃羔母因得奉養而不知父墓區處晝夜哀慟它日舍



佛祠觀柱間有文字乃其父臨死記墓所在羔奔往亦有  
省老識其壠因是乃得葬元和中爲萬年令時許季同爲  
長安令京兆尹元義方責租賦不時繫二縣吏將罪之羔  
等辯列尤苦尹不爲縱羔乃謁宰相請移散官憲宗遣中  
使問狀具對府政苛細力不堪奉詔皆免官奪尹三月俸  
議者以羔爲直未幾授戶部郎中後歷振武節度使以工  
部尚書致仕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敬子中立字無爲以  
門蔭歷太子通事舍人開成初文宗欲以真源臨真二公  
主降士族謂宰相曰民間脩昏姻不計官品而上闕閱我  
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溫鄭詔宗正卿取世家予以聞

中立及校書郎衛洙得召見禁中拜著作郎月中遷光祿  
少卿駙馬都尉尚真源長公主中立數求自試憤憤不樂  
因言朝廷法令備具吾若不任事何賴貴戚撓天下法耶  
帝聞異之轉太僕衛尉二少卿歷左右金吾大將軍京師  
惡少優戲道中具騶唱珂衛自謂虛言京兆驅放自如中立  
部從吏捕繫立筆死遷司農卿繩吏急反爲中傷左徙慶  
王傳久之復拜司農卿入謝帝曰卿用法深信乎答曰轂  
下百司養名不肯事如司農尤叢劇陛下無遽信流言假  
臣數月事可濟帝許之初度支度六宮殮錢移司農司農  
季一出付吏大吏盡舉所給於人權其子錢以給之旣不



以時黃門來督責慢罵中立取錢納帑舍率五日一出吏不得爲姦後遂以爲法加檢校右散騎常侍京兆尹缺宣宗將用之宰相以年少欲歷試其能更出爲義武節度使舊徭車三千乘歲輓鹽海瀕民苦之中立置飛雪將數百人具舟以載自是民不勞軍食足矣大中十二年大水汎徐奈青鄆而滄地積卑中立自按行引御水入之毛河東注海州無水災卒年四十八贈工部尚書中立居官精明吏下寒慄畏伏中雖坐累免及復用亦不爲寬假其天資所長云

杜亞字次公自云本京兆人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世事

擢校書郎杜鴻漸節度河西奏署幕府入朝歷吏部員外郎鴻漸爲山南劔南副元帥亞與楊炎並爲判官再遷諫議大夫亞自以當衡柄悒悒不悅李栖筠風望高時謂當宰相故亞厚結納元載得罪亞與劉晏等劾治載死遷給事中常袞惡之出爲江西觀察使德宗立召還亞意必任台宰倍道進與人語皆天下大政或以事祈謁輒相然可帝知不悅也旣又建奏䟽闊不稱旨罷爲陝虢觀察兼轉運使徙河中劉晏抵罪貶睦州刺史興元初入遷刑部侍郎又拜淮南節度使至則治漕渠引湖陂築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夾隄高印田因得漑灌䟽啓道衢徹壅通堙



人皆悅賴然承陳少游後哀率煩重用度無藝入異有所  
矯革而亞雅意丞弼厭外官往往不親事日夜召賓客言  
噓流連方春南民為競度戲亞欲輕駛乃髹船底使篙人  
衣油綵衣沒水不濡觀沼華濠費皆千萬龍西李衡在坐  
曰使桀紂為之不是過也既泛九曲池曳繡為颿詫曰要  
當稱是林沼衡曰未有錦纜云何亞大慙自是府財耗竭  
貞元中罷歸宰相竇參憚其宿望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  
東都病風痺且廢猶欲固寵奏墾苑中為營田可減度支  
歲稟詔許之先是苑地可耕者皆留司中人及屯士占假  
亞計窘更舉軍帑錢與旬人至秋取菽粟償息輸軍中貧  
不能償者發困窘略盡流亡過半又賂中人求兼河南尹  
帝審其妄使禮部尚書董晉代之賜亞還病不能謁卒年  
七十四贈太子少傅謚曰肅

范傳正字西老鄧州順陽人父倫為戶部員外郎與趙郡  
李華善有當世名傳正舉進士宏辭皆高第授集賢殿校  
書郎歷歙湖蘇三州刺史有殊政進拜宣歙觀察使代還  
坐治第過制憲宗薄不用改光祿卿以風痺卒贈左散騎  
常侍傳正好古性精悍初自整飭宦益達用度益奢侈傾  
貲貨市權貴驩私公府如家帑素有名得不敗云

列傳第九十七



裴度列傳第九十八

唐書一百七十三

宋

祁

奉

教

撰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以宏辭補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調河陰尉遷監察御史論權嬖梗切出爲河南功曹參軍武元衡帥西川表掌節度府書記召爲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效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知度爲帝高選故郊迎趨跽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還拜中書舍人久之進御史中丞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邳令裴寰才吏



唐書列傳九十八  
一  
也不爲禮因搆寰出醜言送詔獄當大不恭宰相武元衡  
婉辭諍帝怒未置度見延英言寰無辜帝恚曰寰誠無罪  
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責若此固宜第寰爲今惜  
陛下百姓安可罪帝色霽乃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  
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顏  
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顏破時曲兵帝歎度知言進  
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  
事大臣已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鞬刺背裂中單  
又傷首度冒毬得不死哄導駭伏獨騶王義持賊大呼賊  
斷義手度墜溝度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

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  
三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憤愧無死所自行  
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杖及病創一再旬分衛兵護第存候  
踵路疾愈詔毋須宣政衙即對延英拜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時方連諸道兵環挈不解內外大恐人累息  
及度當國外內始安由是討賊益急始德宗時尚偵伺中  
朝士相過金吾輒飛啓宰相至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  
宐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  
會莊憲太后崩爲禮儀使帝不聽政議置冢宰度曰冢宰  
尚周六官首秉統百僚王者諒闇有權聽之制歷世官廢



故國朝置否不常不空狗空名稽樞務乃詔百司權聽中書門下處可王鏐死家奴告鏐子稷易父奏未冒遺獻帝留奴仗內遣使者如東都按責其貲度諫曰自鏐死數有獻今因告訐而檢省其私臣恐天下將帥聞之有以家爲計者帝悟殺二奴還使者于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尤確苦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爲逆順會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卻它相揣帝馱兵欲赦賊鉤上指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雖累聖亦不應留賊付朕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彊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

左右不能容其間十二年宰相逢吉涯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自度留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即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然實行都統事又制詔有異辭欲激賊怒弘者意弘怏怏則度無與共功度請易其辭窒疑間之嫌於是表馬總爲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備兩使幕府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爲流涕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初逢吉忌度帝惡居中撓沮出之



外度屯郾城勞諸軍官一朝廷厚意士奮于勇是時諸道兵  
悉中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使將得顓制號令一戰  
氣倍未幾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報度遣馬總先  
入蔡明日統洄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初元濟  
禁偶語於道夜不然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度視事  
下令唯盜賊鬪死抵法餘一蠲除往來不限晝夜民始知  
有生之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  
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衆感泣既  
而申光平定以馬總爲留後度入朝會帝以二劍付監軍  
梁守謙使悉誅賊將度遇諸郾城復與入蔡商罪議誅守謙

請如詔度固不然騰奏申解全宥者甚衆策勲進金紫光  
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戶二千復知政事程  
昇皇甫鏞以言財賦幸俄得宰相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  
不納自上印又不聽纖人始得乘鐔初蔡平王承宗懼度  
遣辯士柏耆脅說乃獻德棣二州納質子又諭程權入覲  
怙彊度密勸帝誅之乃詔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會  
田弘正致討弘正請自黎陽濟合諸節度兵宰相皆謂宜  
度曰魏博軍度黎陽卽叩賊境封畛比聯易生顧望是自  
戰其地弘正光顏素少斷士心盤桓果不可用不如養威



河北須霜降水落絕陽劉深抵鄆以營陽穀則人人殊死  
賊勢窮矣上曰善詔弘正如度言弘正奉詔師道果禽大  
賈張陟負五坊息錢云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簿閱貸錢  
雖已償悉鈎止根引數十百人列箠挺脅不承又獲盧大  
夫適券捕盧坦家客責償久乃悟盧群券坦子上訴朝汶  
瀾語錢入禁中何可得御史中丞蕭俛及諫官列陳中人  
橫恣度亦極言之時方討鄆帝曰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  
處辦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都下帝不悅  
徐乃悟讓朝汶曰以爾使我羞見宰相命殺之而原繫者  
是京師澄肅帝嘗語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樹黨者  
度

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  
之徒同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者  
大抵若此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為難辨則易以為  
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為异罇所構以檢校  
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為河東節度使穆宗即  
位進檢校司空朱克融王廷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  
討使時帝以李光顏烏重胤爪牙將倚以擊賊兵十餘萬  
有所畏無尺寸功度既受命入賊境數斬將以聞俄兼押  
北山諸蕃使時元稹顯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憚度復當  
國因經置軍事數居中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即上書



痛暴積過惡帝不得已罷弘簡積近職俄擢積宰相以度  
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搖  
衆心帝不召於是交章極論未之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  
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忠者懷彊者畏今居東人人  
失望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陛見始陳二賊畔換受  
命無功并陳所以入覲意感槩流涕伏未起謁者欲宣旨  
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始議者謂度無援與旦夕外爲姦  
儉根抑慮帝未能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怡車然當天子  
意在位聞者皆竦毅將貴臣至齋浴出涕舊儀閣中群臣  
未退宰相不奏事稱賀則謁者答帝以度勲德故待以殊

禮度之行移克融廷湊書問說諄沓傳以大誼二人不敢  
桀皆願罷兵帝方憂深州圍欲必出牛元翼更使度騰書  
布旨或曰賊知度失兵柄必背約顧望帝釋然乃拜度守  
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會昭義監軍劉承偕慢劉悟舉軍譁  
怒執承偕悟拘以聞帝怒問度何施而可度頓首謝藩臣  
不與政辭不對帝彊之度曰臣素知承偕怙寵悟不能堪  
嘗以書訴臣是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欲持悟書以  
奏陛下亦知之邪帝曰我不及知顧悟誠惡之乃不自聞  
何哉度曰雖悟得聞恐陛下不必聽且臣視天顏不咫尺  
比尚未能決千里單言可悟聖聽哉帝亟曰前語姑置直



謂今日柰何度曰必欲收忠義心使帥臣死節獨斬承偕則  
四方羣盜隱然破膽矣帝曰顧太后養爲子且我何愛更  
言其次度曰投諸荒裔可乎帝曰可悟果出承偕昭義遂  
安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盤互河北進退未一議  
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佞側目  
謂李逢吉險賊善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  
拜兵部尚書度居位再閱月果爲逢吉所間罷爲左僕射  
帝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凡三日度數請到內殿求立太  
子翼曰乃見帝遂立景王爲嗣逢吉旣代相思有以牙孽  
之引所厚李仲言張又新李續張權輿等內結宦官種支

黨醜沮日聞乃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奪平章事長慶四  
年王廷湊屠元翼之家敬宗羞惋歎宰輔非其人使兇賊  
熾肆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  
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  
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巖廟委參決必使  
戎虜畏威幽鎮自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  
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陛下當饋而歎恨無蕭曹今一  
裴度擯棄于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帝  
感悟謂處厚曰度累爲宰相而官無平章事謂何處厚具  
道其由帝於是復度兼平章事帝雖孺蒙然注意度中人



至度所必丁寧尉安且示召期寶慶二年度請入朝逢吉  
黨大懼權輿作偽謠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  
逐以度平元濟也都城東西岡六民間以爲乾數而度第  
平樂里直第五岡權輿乃言度名應圖讖第據岡原不召  
而來其意可見欲以傾度天子獨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  
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帝恚曰朕意決矣雖從  
官宮人自挾糗無擾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  
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官闕署屯  
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  
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

用往邪因止行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  
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在所禁塞朱克融  
執賜衣使者楊文端詭言謾已并訴所賜濫惡又囚倣度  
支三十萬匹不者軍必有變且請遣工五千助治東都須  
天子東巡帝怒患之欲遣重臣臨慰度曰充融無志而恃  
是將亡譬猛虎自哮躍山林憑窟穴則然勢不得離其處  
人亦不爲懼陛下無庸遣重使第以詔書言中人倨驕須  
還我自責譴春服不謹將詰有司所上工宜卽遣已詔在  
所擬擬此則賊謀窮矣陛下若未能然則荅宮室營繕旣  
有序毋遣工爲重勞朝廷緣召發乃有賜與朕無所愛獨



與范陽體不可爾帝曰善用度次策克融聽命歸文端未  
幾軍亂殺克融帝縱弛日晏坐朝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  
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聳畏近聞延英益稀  
恐萬幾奏稟有所壅闕夫順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  
平和萬壽可保道家法春夏蚤起取鷄鳴時秋冬晏起取  
日出時蓋在陽勝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謂  
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矣  
帝嘉納爲數視朝未幾判度支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  
立江王是爲文宗加門下侍郎李全略死子同捷求襲滄  
景軍度奏討平之卽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罷度支歸有

司奏可進階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戶三百度懇讓不得  
可乃受實封大和四年數引疾不任機重願上政事帝擇  
上醫護治中人日勞問相躡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  
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度讓免冊禮度自見功高  
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跡避禍於是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  
媚度勛業久居上欲有所逞乃共訾其跡損短之因度辭  
位卽白帝進兼侍中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白罷元和所  
置臨漢監收千馬納之校以善田四百頃還襄人頃之固  
請老不許八年徙東都留守俄加中書令李訓之禍宦官  
肆威以逞凡訓注宗姪賓客悉收逮訊報苛慘度上疏申



理全活數十姓武德縣主藏史盜錢亡命捕不得河陽節度使溫造獄其令王賞責負繫三年毋死弗許喪度爲帝言之賞得釋時闍豎擅威天子擁虛器搢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沼石林叢岑繚幽勝午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寧辭老疾帝命吏部郎中盧弘宣諭意曰爲朕臥護北門可也趣上道度乃之鎮易定節度使張璠卒軍中將立其子元益度遣使曉譬禍福

元益懼束身歸朝三年以病勾還東都貞拜中書令卧家未克謝有詔先給俸料上巳宴羣臣曲江度不赴帝賜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別詔曰方春慎疾爲難勉醫藥自持朕集中欲見公詩故示此異日可進使者及門而度薨年七十六帝聞震悼以詩置靈几用贈太傅諡文忠贈禮優縟命京兆尹鄭復護喪度臨終自爲銘誌帝怪無遺奏敕家人索之得半藁以儲貳爲請無私言會昌元年加贈太師大中初詔配享憲宗廟廷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



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重  
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葬管城  
逮今廟食五子識諗知名

識字通理性敏晤凡經目未始忘推蔭補京兆參軍擢累  
大理少卿王師討劉稹爲供軍使稹平改司農卿進湖南  
觀察使入拜大理卿襲晉國公半封爲涇原節度使時蕃  
酋尚恐熱上三州七關列屯分守宣宗擇名臣以識帥涇  
原畢誠帥邠寧李福帥夏州帝親臨遣識至治堞障整戎  
器開屯田初將士守邊或積歲不得還識與立戍限滿者  
代親七十近戍由是人感悅加檢校刑部尚書徙鳳翔忠

武天平邠寧靈武等軍進檢校尚書右僕射靈武地斥鹵  
無井識誓神而鑿之果得泉歷六節度所莅皆有可述卒  
贈司空諡曰昭

諗有文藉蔭累官考功員外郎宣宗訪元和宰相子思度  
勲望故待諗有加爲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詔加承旨  
適會帝幸其院諗即稱謝帝曰可歸與妻子相慶取御奩  
果以賜諗舉衣跽受帝顧官人取巾裏賜之後爲太子少  
師封河東郡公黃巢盜國迫以僞官不從遇害

贊曰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姦臣刺宰相及用事  
者沮駭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群議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身



唐書列傳九十一  
督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爲難也韓愈頌其  
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穆宗不君儉人腐夫  
乘釁鐫詆而度遂無顯功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  
前史稱度晚節頗浮沉爲自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旣明且  
指以保其身度何訛云

裴度列傳第九十八



